五燈會元序

沙門　廷俊　撰　城四

原夫菩提達磨遡大鼈氏於釋迦文佛眴青蓮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廼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爲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爲南嶽青原又分而爲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五宗支分派列演溢於天下矣圭峰密公禪源詮曰禪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視義學尤爲高妙矣又曰顧眇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植教之語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鱗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時渝人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爲非佛氏之學而別爲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悟如釋迦文佛亦由然燈記剡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正而叙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仁宗御製叙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菴受禪師作普燈錄陸游叙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廼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於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於世識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菩王介甫呂吉甫同在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爲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爲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介甫擊節稱善吾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叅佛智熙公於南屏既得其旨復典其藏敎久而歸故隱闢一室以禪燕自娛廣智訢公題之曰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爲之記公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佛祖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惟是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公首捐俸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既成使其叅徒妙嚴徵言敘其端予視清公蓋諸父也嘗承其敎誡把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爲惠來學之志有成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四月結制後五日杭中天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序江制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林鏞書

五燈會元卷第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七佛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於釋迦但紀七佛

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一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毋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城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毋稱戒居無翰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二一提舍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善友子集軍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毋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毋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

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
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
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
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
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
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
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
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
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
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
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
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
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
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
依敕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
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
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
弟子即以香薪競荼毘之燼後金棺如故爾
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
能致火熱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
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
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
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
千一十七年敎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
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
法王法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
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
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
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
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
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
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
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
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
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
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
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
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
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
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
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
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
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
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
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
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
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
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吏罔明大士
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却
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
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
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

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攞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田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麁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田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

追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阿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敲一問曰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問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阿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敲一問曰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阿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敲一問曰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阿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敲一問曰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阿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毋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如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門父飲澤毋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如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告阿難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如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告阿難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

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不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旣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毘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城四十六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屬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

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
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
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
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
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
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
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
降二火龍歸順佛敎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旣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
波毬多以爲給侍因問毬多曰汝年幾邪答
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
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
非心白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
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
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敎聽吾
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廣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毬多有五百徒衆
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
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
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
敎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
昧用焚其身毬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
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
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
堀多又名鄔波毬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
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
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
以害正法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伺便密持瓔珞縈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
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輒言慰諭波旬曰汝
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
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
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
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
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
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
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
敎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
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
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
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
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
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
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
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
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
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
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
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
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
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
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
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
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
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

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汸沱四流後遇毬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毬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火光自焚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

五燈會元卷第一

重刻五燈會元募緣文

平湖五臺居士陸光祖撰

夫佛道東流而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竟本心妙明之體自達磨六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並立門風峻甚其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開呈眞體愈出愈奇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墮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犀然開元之

後宗敎大明上至旒冕簪貂下及販樵孺婦往往能
譬答玄言外游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
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幾千萬人自兩儀分奠以來未
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如此釋敎流通林
林如彼其故何歟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
而時乎不再顏淵死而今也則無官失而求之四夷
學絕而傳諸方外一晦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
元公程伯子乃能旁尋墜緒窓闚心宗伯子嘆曰我
於天壤之間眞自孤立伊川晚閱內典遇異人始明
此學考亭暮年亦曰達磨盡醜窠臼尤爲高妙乃知
齊佛老爲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由是言之維釋與
儒自唐及宋嘩然其兩盛矣自茲而降去聖時遥儒
昧通方繹拘義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敎
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
爲會元斯固莊生所謂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
然而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玩其要妙言嘶
其無義語日由繹之忽焉而鋸窮木斷水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
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近者書殘板燬敎末
風微有徑山大慈上人苦行薰修發心弘濟欲復募
緣刻梓以惠後人不遠千里而來謀因乞一言而爲
倡賢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既冏登訓知反求於六
經載遇竺墳時泛覩乎三藏諸能通其一貫會其殊
塗秖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悶增慢之難
移四十無聞啼窩形之易盡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
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肯在先覺有開半偈而
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之活句誠百千劫
之奇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儻有通微俊彥慧徹高
賢盡捨林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庶開來而趨
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不亦偉與幸無膠泥凿
鑿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

嘉靖辛酉夏日書于三一齋中

五燈會元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〇五頁上一行「五燈會元序」，
三〇五頁上二行「沙門廷俊撰」，
徑作「重刊五燈會元序」。

一　三〇五頁上二行「宋沙門大川濟
三〇六頁上一行卷首前，徑有「重
刻五燈會元募緣文」一篇，茲附錄
於卷末。

一　三〇六頁上二行「宋沙門大川濟
纂」，徑無。以下各卷同。

一　三〇六頁下八行「婆羅」，徑作「婆
羅婆」。

一　三一三頁下一行第五字「言」，徑
作「在」。

一　三一三頁下一三行卷末經名，徑
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

城五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城五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旣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如汝讚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閣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旣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馬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

汝從何來荅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械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二年巳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旣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馬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馬知不是曰此是錯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錯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驌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

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罔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廻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

少荅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
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
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
卽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
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擔入彼衆中彼問
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
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
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
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
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
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
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夙聞祖名
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
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
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
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
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漢
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
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
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
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
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
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
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
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
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
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
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
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
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
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
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
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
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
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
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
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
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
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
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
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

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毀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擧卽就樹下起塔嘗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人祖曰荅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攜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吹毀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嘗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

滅時閻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閻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兒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劈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閻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閻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盍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則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示之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二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拳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

二師化導王巨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城五）曰此師神力何如曰（十六）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問祖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城五）（十七）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卽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逃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

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巳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卽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瞰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催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卽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

二十年巳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宿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二十）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汝以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因王遽問祖曰子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師從誰得邪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城五）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二十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師從誰得邪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城五）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二十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師從誰得邪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城五）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

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感再指之化山隨滅乃
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謂王曰此國當有
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
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
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
類人問汝行何急卽荅曰汝行何緩或曰何
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
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
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
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
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
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
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
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
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
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
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
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
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
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
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
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
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
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
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
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
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
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
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
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
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
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
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
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
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
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
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
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
皆號絶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
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旣受具戒祖告曰如來
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
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
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
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
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
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
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
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龕界常轉如是經
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一五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三一五頁下九行第五字「如」，徑作「汝」。

一　三一八頁上一三行「故我」，徑作「我故」。

一　三二〇頁中一三行第三字「曰」，徑作「師曰」。

一　三二二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綱」，徑作「網」。

一　三二三頁中五行第五字「因」，徑作「囚」。

一　三二四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　　城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城六）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

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栝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無得何得得得彼曰見得非得（四）亦非得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得得祖曰得既非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師達磨信嚮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悲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五）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

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
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憍慢
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
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
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
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
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
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
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
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
夕忘倦近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
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
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
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
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
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
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
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
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
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
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
疾國醫診治有加無廖貴戚近臣憶師前記
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
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
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
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
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
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
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
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聞師言涕淚
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
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
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泯重
滇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
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
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

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記宋萬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

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得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

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於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於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
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
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
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
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
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
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
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
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
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
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
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
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
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
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
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
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
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
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
厮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
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
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
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
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
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
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
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
舉和尚古德云了
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
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
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
是曰如何是業障本來空是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
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
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曰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遊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忘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舍萬象不見
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
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絶惱繫念垂眞昏
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
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
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
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
玄元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
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
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
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
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
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
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
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
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去唐武德甲申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
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
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卽有不
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
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
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
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
生性因地華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
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
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

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遽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嗣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房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復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師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鬻薪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
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
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
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
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
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
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
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
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
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
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
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
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
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
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
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
風動往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
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
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
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
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
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
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
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
贍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
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
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
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
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
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
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
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
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
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
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
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
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
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
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
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
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
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
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
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
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
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
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
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
翰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
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
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
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
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
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
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
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
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
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
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
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

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礼請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　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臥輪非名卽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曜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緜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

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剌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

甚有名賢贊述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剌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卽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會元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二六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三三〇頁上一〇行第二字「得」，徑作「偈」。

一　三三〇頁中末行夾註古第八字「未」，徑作「末」。

一　三三三頁上一五行末字「壁」，徑作「壁」。

一　三三三頁中一一行「碓房」，徑作「碓坊」。

一　三三五頁下五行「傳授」，徑作「傳受」。

一　三三六頁中三行「卷第三」，徑作「卷第一」。

五燈會元卷第四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覩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麽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麽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

遂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麽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　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

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心不問佛問佛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

逐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麽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　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

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心不問佛問佛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

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多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

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内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

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
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
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
夢裏譬之六月氷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
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
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
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
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
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
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
當絶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
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
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遍問曰住定俱不轉
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
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
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
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
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
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
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
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
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
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
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
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
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
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處者心冥昧存心託
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
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
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
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
爲第九偏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
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
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
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
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
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
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
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旣知心
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
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

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麥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卽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

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
八
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錨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茶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
九
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雲覆青嶂蜂蝶戀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

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
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
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
而寂後三年塔全身於本山（唐韓文公撰碑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
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
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
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
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
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
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
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
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城七十二）
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
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
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
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
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
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
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
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
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旁出）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
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
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
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
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
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
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
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
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
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
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
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城七十二）了人乎曰至理
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心念清淨性中
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
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
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
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
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
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
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
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
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
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
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

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
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
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
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
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
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
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
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
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
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
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
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
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
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
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
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
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
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

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
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
報盡言訖坐亡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
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
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
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
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
玉泉寺大弘禪法學徒雲集四方學者不遠
千里而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
禮敬則天大聖皇后聞其名徵赴神
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
儀法物送窆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
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
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
八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
祖衆
中尊

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
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
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
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
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
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
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
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
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
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
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
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卽謁曹溪武后徵至輦
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
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
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
心流注中間無間見嘔起滅者乃妄想耳從
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
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
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

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城七）其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十六）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叅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叅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城七）其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十六）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叅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叅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城七）其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十六）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叅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叅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城七）其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十六）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叅禮六祖

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鄙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麽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麽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麽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麽徑旨便得生天師曰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又手近前應喏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罷塢一日有異人戴冠褲褶（徒頰切）而至從者極多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爲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又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麽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復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又手近前應喏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罷塢一日有異人戴冠褲褶（徒頰切）而至從者極多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爲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又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麽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復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記訖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閣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修禪入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二十四）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卷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

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蓄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狥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擧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五燈會元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三七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二」。

一　三三八頁下末行第一六字「今」，徑作「令」。

一　三三九頁上一四行「瀑漲」，徑作「暴漲」。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一行第六字「詔」，徑作「召」。

一　三四四頁中一七行第二字「爲」，徑作「唯」。

一　三四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　　城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菴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卽往叅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卽心　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叅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眞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於世其畧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畧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眞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氂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

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
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
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
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即置金
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
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
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
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
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
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
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
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
昨業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
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
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畧爲宣說祖曰無常
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
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
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
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
尚却言是常此即違令學人轉加迷惑祖
曰涅槃經吾昔者尼無盡其
爲講說無一字一
無二說曰學人識
祖曰汝知否佛性
乃至窮劫無有一
常正是佛說眞常
常者即物物皆有
有不徧之處故吾
義也佛比爲凡夫
於常計無常共成
破彼偏見而顯說
依言背義以斷滅
佛之圓妙最後微
昌忽如醉醒乃說
常性不知方便者
佛性而見前非師
汝今徹也宜名志
信州智常禪師者
志求見性一日叅
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所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
尚伏願垂慈開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吾與汝辨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
以爲法切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
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
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
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
見瞥然興懷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
非自已靈源體隨照枉遭流
述一偈曰無
念悟寧越
不入祖師
志求見性一日叅
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所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
尚伏願垂慈開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
看吾與汝辨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
以爲法切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
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
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
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
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
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
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
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
見瞥然興懷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
非自已靈源體隨照枉遭流
述一偈曰無
念悟寧越
不入祖師
志求見性一日叅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城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城八）

永嘉眞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編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寘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九）

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辭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頓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於世△慕道志

（城八）

（十）

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第三前戒憍奢畧標綱要今子細

檢責令麁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
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
麁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
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
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
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
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

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
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
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
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
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
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
願文第十勸友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
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也△優畢
叉頌畧曰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
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

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
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
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
莫二眞如絶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
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
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
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
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
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
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垂一心深廣難
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
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
空不空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
是非者心不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
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
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
雙非破兩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
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是非是非
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
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
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
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
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
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
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

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於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城八　十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趍寂豈爲達邪乃往叅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峰峰曰汝名甚麽師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峰非眞覺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峰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於曹溪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敕光庭詔師到京敕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較量宗旨應須直問直荅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

城八　十四　城八　十五

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眞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總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觀修道者撥火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偏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强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性却入閙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旣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閙忽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旣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閙忽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旣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閙忽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歸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旣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閙忽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

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
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
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
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
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
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於曹谿
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
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
乎漸行乃往河北結菴長坐積二十餘載不
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
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
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十庶
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
河北開化四衆 城八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白
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
下山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
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
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

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
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
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聾南泉便休 長慶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問△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
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
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
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
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
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
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
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
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
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
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
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
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
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
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
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
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
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
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
意作麼生 沙國師喚侍者
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
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
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甚麼處
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
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
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
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
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
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
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

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
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聾南泉便休 長慶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問△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床三匝振錫而
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
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
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
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
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
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
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
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
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
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
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
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
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
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
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
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

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荅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

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其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綱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是甚麼僧逃否曰不曾逃師曰用覺作麼奉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脅長往塔於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

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

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於龍門

五燈會元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四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三五六頁中三行「金綱經」，徑作「金剛經」。

一　三五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六　　城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六祖下二世 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城九）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麽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麽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麽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麽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麽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麽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沕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麽處丈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麽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不列章次二

六祖下五世（城九） 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峰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齓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忠禪師（南印）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卽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醻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遥敘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凉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畧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四）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怒人切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城九）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門（五）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怒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法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

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攝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益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鉼盤（城九）（六）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以觀方來而來者同趣（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國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昭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圖教和會諸法唯揀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圖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于世）蕅俾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知相應之時萬化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泯思想緣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卽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圓一法有爲一聖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俾狀荅史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卽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圓一法有爲一聖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俾狀荅史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修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眞理卽悟而頓證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荅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激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荅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荅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益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荅旣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稅爲度脫衆生衆生旣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稅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荅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等情隨情造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

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
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
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宗旨以
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
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
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
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
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
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
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
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
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
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
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
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
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
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
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
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
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

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
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
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
全身于圭峰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
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
再闢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
來善財備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
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
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
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
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爲生義女
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爲生義女曰若能
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
曰死以不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
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
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
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
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
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

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
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
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
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
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
眞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
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
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
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
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
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
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
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

清淨爲甚麽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者曰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邪從地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麽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麽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麽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麽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譬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寶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寶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寶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麽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麽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麽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其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麽曰見師曰見箇甚麽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麽曰見師曰見箇甚麽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謁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

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已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勞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 汾陽曰不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杜西來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城九十六

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巳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令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韝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繞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麽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城九十七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靴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心念念佛心念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
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
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
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
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刹那造作還復漂
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
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
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
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
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
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
憐逃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
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
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
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
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
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秖聞千
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
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
語曰何不下山敎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
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
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
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晶塞滿虛空看
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
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
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
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
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
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
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
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敎
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
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
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一老人便問莫
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
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
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
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
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
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賚
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
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
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
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

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厮
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
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
下掃帚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
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
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
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
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
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
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腰
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
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醎醢魚蒩纔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
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
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义手
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
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义手
福曰爲秖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
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
文錢師有歌曰秖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
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
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
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絶多智智者
秖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
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
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
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
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已須依分縱遇
眞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
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
寃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
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
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

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師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攜鳧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

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鷲湖歸溫嶺結菴（城九）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敎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王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秖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謚曰妙應法

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王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鄧峰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菴回赤城愁雲門法華諸賢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郎禪師友善每通問遺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

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
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六

五燈會元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五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三六七頁上二行末字「師」，徑無。

一　三六八頁上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二」。

五燈會元卷第七　城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城十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作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衆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惣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作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作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底像）曰秖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

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幢幢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荅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竪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師曰即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亘下覷士曰一等沒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侍翫月次師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座主不問老僧何不問忠國師聞別云

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六

南嶽下二世（城十）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有僧哭入法堂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拂拂子於舊處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暮月參玄之賓四方麕至溈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來一時埋却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

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即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渾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溈山舉問仰山仰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稟受黃檗常用此機溈曰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溈曰如是如是時溈山

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鑼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鑼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世佛冤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鏡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已一念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

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法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

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憧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

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已但是一切言教秖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帝陁典秖成憎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秖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秖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秖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

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毘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焉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甚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

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州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以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無對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茆鎌生州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以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無對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菟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菟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無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拂火箸以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以手而立師曰第一不得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

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常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皆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非佛坐即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

和尚爲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秖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師竪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秖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

觀音妙智力師敲鼎盖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趂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飜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輙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野狐兒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趂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秖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澈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眞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秖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

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智常問禾山大梅意庵庵曰問取禾山禾山云請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師曰還我梜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踈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秖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城十）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

底本，清藏本。
三六九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三」。
三七三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法」，徑作「非」。
三七五頁上一六行第三字「州」，徑作「師」。
三七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八　昆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

見

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

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

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

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

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

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

長慶云險立覽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

為伊三寸途中應得所以在途玄覽云為復

應得自已為甚麼應得三寸若是自已為甚麼

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

作麼生莫亂

說乎細好

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

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

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

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

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

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祖曰看

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

豈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

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

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

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遺言非

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

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

洞山云作家

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

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

刀乂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郎振鈴云紅輪決

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

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

旨師曰有人覰得吾眞否衆將所寫

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覰得師曰

機織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

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

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

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

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

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

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

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

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上堂禪德可

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

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

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

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

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

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瑠璃

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

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覰得吾眞否衆將所寫

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覰得師曰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謚凝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

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

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為

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其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好婆曰總被螃蠏噢却也師曰禾好香與麼怪婆曰總被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噢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棗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即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刺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二回便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見師問曰見性非眼公識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公見鳥雀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麼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乂手近前曰昨夜三更月正圓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乂手近前曰昨夜三更月正圓

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棗闍黎拖泥涉水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即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刺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二回便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非眼公識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公見鳥雀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麼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乂手近前曰昨夜三更月正圓

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是何曾見一人）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荅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僧舉問洞山山云道即甚道罕遇作家）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秖這箇更別有小師乃書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

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歌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畧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趂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

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白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同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甚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逶迤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澀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見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伊惺惺僧問如何是道行禪師莫容作曰畢竟如何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不死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不解射同射一箇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羣祖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掇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見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伊惺惺僧問如何是道行禪師莫容作曰畢竟如何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不死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眞那亮曰因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不解射同射一箇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羣祖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

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崇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即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崇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着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曰秖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是中邑且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處）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弘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四顧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開）

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荅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

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缾塟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秖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不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

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擬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粲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竪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粲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曰這箇淨餅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秖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出却再入來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冀

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
山秀麗蓋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
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
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
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
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
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
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
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
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生公
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
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
別求藥山問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謂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提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義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刻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秖刻得那箇不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偃然而化

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

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左側義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刻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頭曰汝秖刻得那箇不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偃然而化

趙州從諗和尚曹州郝鄉人也童稚投本州
龍興寺出家嚴淨受具於本寺後遊歷叢林
參問不倦初參南泉值泉臥次師問如何是
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泉曰
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
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實不擬向
達其源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耶
師於言下大悟泉知師法器遂不許出院師
乃掛錫而去聞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
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
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
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
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
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即還
其鄉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

本院之北樵采路絶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無住了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塼于塔左今龜洋二眞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五燈會元卷第八

五燈會元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八〇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三八〇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三八一頁下九行第一一字「奉」，徑作「承」。

一　三八四頁上末行「師白」，徑作「師曰」。

一　三八四頁中一五行第一四字「同」，徑作「向」。

一　三八四頁下一五行「甚麼」，徑作「恁麼」。

一　三八五頁中二行「苔溪」，徑作「茗谿」。

一　三九〇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九　　昆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昆二）（一）（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盖爲承當處不諦當僧都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絶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毘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昆二）（二）僧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秖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秖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昆二）（三）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柱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秖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着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秖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叅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秖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

三師曰四五六十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
便有八十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
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
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
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
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
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
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
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秖解瞻前不解顧後曰
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
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酧都不會
可憐秖解那斯邠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
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
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
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
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
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
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
飯來僧問長慶古人禮拜喚僧喫飯意旨如
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
慶讚箇甚麼慶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
東禪齊云古人意作麼生還會麼秖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
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
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
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
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
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大妨
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
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
寂秖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
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盡有
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
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
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
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
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
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廬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
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麤
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
且勝阿師師曰不似勝我秖欠汝箇幞頭士
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
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
是老師泊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

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
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
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
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
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
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
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
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
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
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
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
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
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
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即
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潤來多少時邪吾便拂
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
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
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秖爲有所
以借
京兆華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
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
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
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
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
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
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
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
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即
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
若恁麼即問取本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蹋
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
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
喫馬祖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
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
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
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
拊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

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十二

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曰爲甚麼却打其甲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爛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麤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兒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絶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十三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垂朱紫誰爲號邱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何處士以手畫曰落在這裏客無對士曰阿師眼目定動不如一片雪落下來眼目定動

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詰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如何會照曰老老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提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秖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如何會照曰老老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生照曰明明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秖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如何會照曰老老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生照曰明明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

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
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
爲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
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宛陵建大
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
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
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
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
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
僧曰尋羺羊聲來師曰羺羊無聲到汝尋曰
尋羺羊跡來師曰羺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羺
羊踪來師曰羺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
羺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羺羊
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
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
元來秖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師一日捏拳
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
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
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
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
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按置於座畧不披閱良
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
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
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
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
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
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
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
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
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
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
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
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
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
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
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
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闍黎不見馬
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
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
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
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
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
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
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
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
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
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
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
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
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
於本山謚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
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
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
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
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
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
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衆祐禪師創居潙山
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
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
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趣陽燄相似何時
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
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
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
山飯耐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秖看一頭水牯
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
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
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
趣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
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
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
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
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
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
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
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
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
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
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
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
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
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
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逴師三匝師曰向
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
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
好箇法堂秖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
無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
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
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
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
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
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
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
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
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
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
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
律學後衆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
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
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後住大
慈上堂山僧不解荅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
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日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入作麼生）
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
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
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
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
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閻黎爭合甚麼道曰和
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山又問
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
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路說時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

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

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婆在田使牛濟問婆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婆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婆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

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婆在田使牛濟問婆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婆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婆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千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腳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腳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

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溈山溈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衆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

制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

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
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
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
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
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
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
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
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
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
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
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樓欄樹子其人
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牀子來師曰
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
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
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
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衆師問何方來曰
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潙山代云小小孤兒）
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畧請和尚相
見師將鉢鎖盛鉢椿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
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
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
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湟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
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
乃展兩手衆罔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湟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人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五燈會元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三九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三九一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三九一頁上九行夾註左「山曰」，徑作「山云」。

一　三九三頁下一七行「不似」，徑作「不是」。

一　三九六頁中一一行「於世」，至此，徑卷第三終，卷第四始。

一　三九七頁中二行第九字「按」，徑作「接」。

一　三九八頁下一六行「甚麼」，徑作「恁麼」。

一　四〇〇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十　昆三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南嶽下三世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昌三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秖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園次兎見乃驚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眞實師曰開也曰是眞是實師曰眞是實實是眞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離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麼師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師曰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

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秖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秖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蹉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叅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問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爲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僧爲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汀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讓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鏡汝從雪峯雲居來秖是箇亟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師曰呵呵同安顯代云也

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只三）趙州笋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八）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秖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來多少時邪曰玄之又玄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問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鴝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是三）話主却問鴝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九）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師乃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是三）（十）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秖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服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眞

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狹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蕪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奘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立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

貞元十二年丙子歲謚眞際大師

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

寬姓王氏京兆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名甚麼曰惟寬祖曰汝何不寬曰寬不得祖曰汝何不寬曰寬不得祖曰汝何不寬曰寬不得

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
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
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
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
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
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
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
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秖對時莫
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秖對與不秖對時
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眞秖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
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
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
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
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
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
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
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
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
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
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
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
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
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
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
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
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
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
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
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
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
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
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
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
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
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秖如和尚
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
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
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
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
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
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眞心身
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
何是陁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
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
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
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曰恁
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
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
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
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
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

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荅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已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

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尚即隨因緣荅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眞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辜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師因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誡斫松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擲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秖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衆師曰會去者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決活決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二十）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是）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更從我覓甚甲不問閑事請和尚荅話師曰更從我覓甚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二十一）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詐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因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詐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因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二十二）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二十三）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

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

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蘓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秖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鵞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矚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矚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人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溈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趂或曰遲一刺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溈山方悟玄旨乃嗣溈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堂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趂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

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五燈會元卷第十

五燈會元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〇二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四〇二頁上三行「南嶽下三世」，徑無。

一　四〇二頁下一八行「與摩」，徑作「與麼」。

一　四一二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三世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裹頭來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宇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鳥窠章）（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荅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徵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分司東都罷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亡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秖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山謚性空大師

藤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見四）

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二）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賢愚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喝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見四）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三）

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

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錫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錫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錫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衆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任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余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箇箇圓成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脫是以佛爲帝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衆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刺賜紫方袍號圓智

六

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比丘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童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絶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窣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

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秖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感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僧問鏡清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秖見雖頭利不見鑒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曰去汝無佛性山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韋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却頭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引頭示之立覺代云老兄家放下叉子得也

霍山通和尚訪師總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衆便曰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怱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燄破中人有路旋風頂上此然樓鎮常歷劫誰羞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瀘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嗄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曲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居房纖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冠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鞵蓦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攔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衆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了即毛端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如是師曰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
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
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
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
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杜
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
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
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曰汝豈
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
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
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
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
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
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
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
師曰昨日有人問趣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
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若幕柄聊與三十上
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
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
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

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
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
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
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
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
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
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
開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
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
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
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
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
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
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
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
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
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
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
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
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
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
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

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
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
涅槃經茶毘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
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
飯師以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
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
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
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
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
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
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
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
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
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
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
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
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
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
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

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餫饠餽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邱乙巳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叅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度量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秖爲今時師曰秖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秖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叅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

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扣户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蕝胷拽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秖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秖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秖得一橛（玄覺云甚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汚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秖得一橛（玄覺云甚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剗也（師對機多用此）（十六）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秖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遠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令請上人代疇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還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裝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内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内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風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潙會下數

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
潙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潙曰
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潙口潙歎
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
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
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矗秀澗
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
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自爲木禪菴師
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
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
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
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
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
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
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
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
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
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
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
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裏皮
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
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是大隨
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
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
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
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棗問和尚百
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
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衆師問衆得底麼
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
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
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
百主師曰即當屋
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
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僬
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
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
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處曰
出在定州師乃撲破尼無對
曰皺箕有脣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
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
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
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回相
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
衆僧衆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
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
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捆口令正乃曰如
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
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
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
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
百主師曰即當屋
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
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僬
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
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
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處曰
出在定州師乃撲破尼無對

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塟儀廣主具辦謚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溈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荅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

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薦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秖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遥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各隨點而起開士憧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柱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峰休去

潞州渌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潙得旨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婆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邱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聾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契粥契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遍滿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

昆四 二十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陜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氷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鄉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雲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替賸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門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於寺西南隅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一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四一三頁上三行「南嶽下三世」，徑無。

一　四一八頁上九行「鎚子」，徑作「鎚子」。

一　四一八頁中一行「度量」，徑作「量度」。

一　四二一頁下一九行「後日」，徑作「後日」。

一　四二二頁中一七行「契粥契飯」，徑作「喫粥喫飯」。

一　四二三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南嶽下四世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昆五）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昆五）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舖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視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喝喏而立州曰小心秖候著師又喝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秖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昆五）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壇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壇上那伽起祖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喝喝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

飽膨脖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爲佛法來谿曰爲佛法來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谿無對（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繇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爲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已上五）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自行食次乃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立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立覺云且道立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秖如立沙恁麼道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若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當處齒莽秖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其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曰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史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遣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巖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

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
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
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
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
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
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
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
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
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今日三月三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是五）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是五）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七）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勺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秖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垢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秖如玄沙云果然是眞金是垢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盧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

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

（青原章叙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含盖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已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嘆曰大丈

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
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
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
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禀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
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
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
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
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
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
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
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
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
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
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
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
道吾說若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
曾爲甚麼師曰不詶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
曲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詶
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
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
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
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
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
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
爐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
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
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
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
屎師曰那箇讐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
要他提上挈下巖曰喚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
手去也師便休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
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
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偏身
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

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秖在這裏）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秖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秖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絶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月）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秖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秖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秖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問平田

淺草麤鹿成羣如何射得麤中主師曰看箭
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
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翺問
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
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
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
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
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
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
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
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
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
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
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
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
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
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
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
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
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
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據抵石頭
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
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
曰來日剃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
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
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
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
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
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
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
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
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
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
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
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
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
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
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
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祖
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
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
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
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
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遥人
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麤居士
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
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
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
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
天一日訪麤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
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麤老在否士曰蒼
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
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
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
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
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
去師問麤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
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秖如宗眼還

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

麼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疑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看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秖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繞禪牀一帀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

見時輩秖認楊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還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衆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居士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秖若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利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市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繞禪牀一市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師曰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拂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利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秖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的人作麼生婆乃竪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撝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

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擬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見五)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二十三)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剔令侍者請米來却拽鉢囊一市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則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衆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動賸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台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灃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二十四)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師曰不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則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麼則衆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動賸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台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

卯吾今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
決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二五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四二五頁上三行「南嶽下四世」，徑無。

一　四二七頁上一一行「示寂」，至此，徑卷第四終，卷第五始。

一　四二八頁中七行「含盖」，徑作「函蓋」。

一　四三二頁中一行首字「麼」，徑作「看」。

一　四三二頁中二行「更疑」，徑作「更擬」。

一　四三二頁中六行首字「看」，徑作「麼」。

一　四三五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昆六

宋汾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一)

依藥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衆問闍黎

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

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

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

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

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

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秖爲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

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

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

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

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

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

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

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

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潙山山曰以

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

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

山休去潙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

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

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

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

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

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

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

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亦不會乞

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

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

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

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

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

師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衆問闍黎

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

依藥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一)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宋汾門大川濟纂　昆六

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曰給侍者方諧）師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峰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見六）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是一段是兩段（見六）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山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太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潙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

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
秖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
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
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
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問云正是第二月）問僧
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作草
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
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
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
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
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
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
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
暫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
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 見六
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秖是左之右之院主遊
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秖恁麼
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絶去
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
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
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
塔謚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
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
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
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
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
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
報先師之恩遂分擔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
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
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
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
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拽清波金鱗罕遇師
暫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 七
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
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綸歸去來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
魚現不吞鉤釣竿所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
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
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秖看採
芙蓉香氣長粘逸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
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秖是船子孫各自賭
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簑衣無可傳道吾
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
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
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
來秖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
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
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
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
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
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
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
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
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
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橛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
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
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
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
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
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
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
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
無令斷絶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
山乃回首師豎起橛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
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
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僧問如何是佛子親得）

師曰猫兒上露柱去

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
休孫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
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
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秖恁麼和尚作麼生
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
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
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
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
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
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
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
得離我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住菴後一
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
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
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
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
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
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
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
便出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
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
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

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
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麽守曰不會山曰雲在
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覽云且道李太守是讃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
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
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闍
閻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
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
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麽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麽
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
一足旋身一轉而出（見六）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十一）
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
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
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
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
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
子便禮謝師曰莫埋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
麽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
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
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
麽即須呈於師也（見六）師曰收取收取（十二）

潭州川禪師法嗣

潭州大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
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
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
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
又作麽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
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
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閉
苔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麽師拈棒作打勢僧
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
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
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
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麽生
爲物雲曰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
參衆去

曰秖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
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
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
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
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
（昇六）（十三）
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
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僧叅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
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
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
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
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
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曰不
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
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
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
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
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
架箭秖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
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
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
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
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
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
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
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
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憒憒口悱悱有甚
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
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
（昇六）（十四）
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
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攝得否師
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
（昇六）（十五）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
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兎角
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秖這施爲動轉還合
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
道理若合不得嘮叨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
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
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

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特
娘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
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
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腳眼問去却即今言
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
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
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
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者難
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
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
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
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
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飡
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
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
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
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
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
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
用那頭作甚麽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
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秖是不通號髭曰從
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麽來我
這裏作麽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
曰舌頭未會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
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
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
佛盡由這箇對者也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
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
語秖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
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
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
開心椀子盛將來無益盤子合取去說甚麽
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
曰道如展手佛似攥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
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二下曰無恁麽事無恁
麽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
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
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
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
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
看教當恁麽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
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
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
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
故讚歎嬰兒何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
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
尖時圓相甚麽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麽處去
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
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
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
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麽師曰文殊道
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
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

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拋散師曰不拋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潙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潙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吾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

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齩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腳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腳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牕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秖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

畱下笏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秖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峰曰先師齩齒意旨如何峰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讐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納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納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

生曰爭奈讋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
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
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
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
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
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裡太煞鬧有
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
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須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亂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
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
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
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
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
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
金榜何勞顯至勲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
夏衣縑無澄凝舍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

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
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
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
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
弊由來顯妙傳秖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
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
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
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
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
衣師牢辭不受光啟四年示疾告寂壟於院
之西北隅謚普惠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
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乂手近前目
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
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
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
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
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
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漫白
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
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鍬肩上便出
太原孚上座代云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
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
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以前事爲甚麼
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擡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綠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麽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見大 ・ 二十三

潭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哞哞濟曰癡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麽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荼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麽師曰打羅曰手打腳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麽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腳者始解打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見大 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茶園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麽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麽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麽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麽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麽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麽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麽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麽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 見大 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麽道山曰汝將謂有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床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麽我不恁麽汝不恁麽我却恁麽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三六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四四〇頁下七行「潭州川禪師」，徑作「大川禪師」。

一　四四三頁上一一行「吾心中」，徑作「我心中」。

一　四四四頁中一二行「普惠」，徑作「普會」。

一　四四四頁中一六行「作麼生」，徑作「則麼生」。

一　四四五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青原下四世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昆七一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泣泣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秖爲悟迷却闇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偽亦無眞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乘道人之意主聞舉遥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止濼鈍烏棲蘆雲水非闇黎闇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闇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浪走何不向

即不疑秖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秖解變生為熱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窠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師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兎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黯黑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為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足為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日睹矍鑠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擔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

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裡便請（見七）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四）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虎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迫於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傳明大師

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閻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見七）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五）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參黎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

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秖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木杓曰覩面相呈時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覩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於本山謚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擔一竹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不曾爛壞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會有一言半句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盆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見七）（八）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秖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火焰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有甚麼掩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踈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嚮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重和尚日）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見七）（九）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身處也師曰擔帶即玲瓏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乂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緜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撞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鷄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身處也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乂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見七）（十）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

痛莱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
何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
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
曰汝秖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偏天偏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
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
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
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
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
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
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
推人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
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
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
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
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
微言頗多今録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
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
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
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
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謚慈濟大師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衆師欲起身田乃把
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
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
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
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
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
無蹤跡起坐絶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
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登座僧出禮拜
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
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
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
舒縮一任老僧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

長坐不卧麻衣草履亾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

十三

昆七

今日是如是酬問徃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秖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麽師曰秖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叙上堂一代時教秖是整理時人手腳直饒剥盡到底也秖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麽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麽意師曰

昆七

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鍊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鍊去座曰這箇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亾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麽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麽行師曰無間行曰此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麽則内紹亦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麽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道内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兄弟還識得命麽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道理麽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

十四

昆七

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别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内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問曰恁麽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麽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麽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

十五

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于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闍內不周曰流光與闍內相去多少師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加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既非諸佛爲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眼裏塵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援起倒是爲甚麼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處彊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照矚曰如何是不照矚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無物與人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更問阿誰曰

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
途人借問途中事乘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
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
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
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
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秖爲閣黎功力
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
但閣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
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
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
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
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
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
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煞燈未出時如
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
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
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
見茶罷師就王乞劒師握劒問道正曰你本
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
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
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
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秖是箇無主孤魂因
茲道士更不紛紜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
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
時如何師曰還曾授著汝麼
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
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
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
河中南除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
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
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
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越
越師終於長慶謚本淨大師
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
盧山棲賢懷祐禪師
五老峰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
嗣去也師曰蹉踏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
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
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
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
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
夕妙師曰未聞已前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
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
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
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閻黎且來人
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
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
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
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
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
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
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
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
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
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
寂謚紹隆大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仙陁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火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
曰奈何橋畔斷聲切劒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
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麼不
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祇恐閻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
曰董家稚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
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邊
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
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
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
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
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嶇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
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
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蛾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
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覷曰覷者如何師曰
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
拯迷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邊誌公眞
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邊不得曰誌公
爲甚麼邊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
邊得也無師曰我亦邊不得曰和尚爲甚麼
邊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
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嶇嶇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
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諡眞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於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賈休齊已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霊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青煙飛猿猱路絶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嶽域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適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月中藏玉兎曰出後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盡風穴斧師問石角穿雲路攜笻意若何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霊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耶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巒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

臨示寂聲鍾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
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
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
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
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
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
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四七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四四七頁上三行「青原下四世」，徑無。

一　四四七頁上二行第一六字「長」，四四八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上」。

一　四五一頁下一七行「老僧」，至此，徑卷第五終，卷第六始。

一　四五二頁上一九行「白鍊」，徑作「白練」。末行同。

一　四五七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昆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夾山會禪師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昆八）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於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秖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師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趍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又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

藥筅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令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爭奈空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淚悞作驚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開雲霧見青天便請師直指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大地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淚悞作驚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開雲霧見青天便請師直指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辯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

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火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畜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厲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這箇語話時有彦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何是奇特一句師曰未在更道曰彦從道不盡師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劒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

機緣靡切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峰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袂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吽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三年示寂塔於院之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吽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鳴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入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掗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甚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鼻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即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眞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絕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秪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師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吽頻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裡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脫粟飯野菜澹黃虀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

曰大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沈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鵝頗浮生不棄

安州九嶻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嶻及乎到來秖見一嶻師曰闍黎秖見一嶻不見九嶻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橛兒頭出頭沒

幽州盤山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青山在裏頭來多少時那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叅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符吾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

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

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戒大師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汝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橛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腳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

也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麼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扞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亡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洞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辦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洎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吁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扞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亡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洞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辦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洎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吁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扞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亡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洞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辦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洎天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峰巒猿鳥吁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扞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亡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麼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眞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峰虔禪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洞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辦主師曰正遇寶峰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洎天

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没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説何法示人師曰我説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奉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怨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觀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吃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聾師曰胡羊徃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吉州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峰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峰峰問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峰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僧問如何是禾山家風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在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則同安門下道絶人荒去也師曰横抱嬰孩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虚其室命師來徃闡化號

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揀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亡沙踏倒鍬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辯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

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今也恁麼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刻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

謚法性禪師

洪州洞潭年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任後僧問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鑼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算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峰齊

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

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
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
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
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秖到潼關便
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秖爲迷途中
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
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
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
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
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
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
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闔外底
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
當治化師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
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
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
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
恁麼則不覓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
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
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
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校勘記

底本，清藏本。

四五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四五八頁上三行「青原下五世」，徑無。

四六二頁上三行「益甚」，徑作「益盛」。

四六三頁中一行第七字「符」，徑作「待」。

四六五頁上二〇行第一五字「奉」，徑作「看」。

四六五頁下二行第七字「田」，徑作「曰」。

四六五頁下一四行「暉暉」下，徑有音註「音衮」。

四六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昆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見九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蟭螟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竝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嘶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

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裡沒蹤由師往遊禊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席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陰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渌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劒揮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曰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火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籃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潼）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濶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濠州明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橫

青原下七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户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户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昆九　八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
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
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
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
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
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
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
到栴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
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
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
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
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劒樹霜林去便行曰
昆九　九
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青峰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
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
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
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
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
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
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
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
雖迷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
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
以何爲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
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
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
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
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
罕聞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
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擎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
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
傍有大古樹因風催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
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
摠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
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
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
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
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
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
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
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
擬議樹中不是負趁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

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
問盧能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
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
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問叅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
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
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
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燈云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
顆久被塵勞關鑰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
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
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秖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
心師無對（歸宗叅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
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
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
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
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
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氏）以再下春
聞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
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
叢林稱為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
師曰我喫飯汝受飢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
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

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
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
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
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
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
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
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
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
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
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
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
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
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
此法門如虛空俱舍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
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曰法雲）初謁雪峰次依石
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
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
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
盡大地人無髑髏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
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
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
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
更有誰閑鄉於我最心 知當初未欲成相別
十三
恐誤同參一 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
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
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
萬衆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
宵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
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
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
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
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
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
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
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
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秖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麽生
道還委悉麽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
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
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
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
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
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
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
甚麽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
恁麽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何處僧
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秖從這裡猛著
十四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
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
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
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
寰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
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
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
燈者離性絶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
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幷後因掃地誦
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
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圓
於名相膠於筆録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
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
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
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秖如他道溪
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
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
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秖從這裡猛著
精彩覿捕看若覿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
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
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
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
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

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敎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虵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秖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汚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敎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敎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敎上座敎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徧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爲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

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鳩觜向伊道谷咏咏）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潙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鷂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温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喝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明滿處即知）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六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四六八頁上三行「青原下六世」，徑無。

一　四七〇頁中七行「濠州明禪師」，徑作「思明禪師」。

一　四七〇頁中一三行「潭州霞禪師」，徑作「藤霞禪師」。

一　四七六頁下一行第九字「喝」，徑作「偈」。

一　四七六頁下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六」。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昆十

宋　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邱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麽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麽曰恁麽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刑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峰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叅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自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煙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麽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叅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叅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

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建觀額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益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貫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眄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

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秖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鋣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秖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秖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秖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秖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

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趣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卽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參師竪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竪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凡十九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徃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邏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恰落在此時一手撞一手搥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暮指一椀水飲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

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當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説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十一）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曰雖是方回步師曰雖是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嘘一嘘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珍重方回步師曰俱錯僧問雪峰聲聞人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斧去見兩人在庵内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十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巖下斧曰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秖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聲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秖如吾與麼來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内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十三）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巖下斧曰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秖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聲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秖如吾與麼來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

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澈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遍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

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立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實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

懿宗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秖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麽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喝曰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麽不識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甚麽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祿爲甚麽不甚麽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麽生是本文主無對（三段著）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麽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麽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麽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蹋倒棲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覩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覩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遥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遥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溈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棚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齩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師拶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溈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老漢踐過溈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長慶舉似玄沙沙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延彬太傅了乃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鵝湖別云喏僧問甚處

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

十八

生沙曰用南山作麼昆十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下

十九

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

二十

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昆十二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擯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甚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懇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秖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焼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

昆十二

叫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
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
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
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
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
不干閻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
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
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
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
自已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
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
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竪
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
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
來有老宿引官人(是十)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
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
清代曰比來拋甎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上堂
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
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
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
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
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
何以彰爲古鏡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
甚麼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何不成褫取
不會底師曰不會山曰不會山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
似箇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
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
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
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
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
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
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
了趣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
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
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
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
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
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

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疇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炙瘡瘢上更著艾燋（昆十）（二三）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枷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遠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兒兒婦拾田螺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揾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二四）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昆十）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秖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

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秖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秖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秖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秖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已本分事師曰抛却眞金拾瓦礫作麼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七八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七」。

一　四七八頁上一〇行「邱塚」，徑作「丘塚」。

一　四七八頁下八行夾註左「煙燄」，徑作「烘燄」。

一　四八〇頁下六行夾註右「從來」，徑作「從前」。

一　四八三頁中末行末字「與」，徑作「與我」。

一　四八三頁下一行首字「從」上，徑有大段文字，茲附録於卷末，即「蓋天……當時」。

一　四八八頁中末行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池一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泥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徃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誰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違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徃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頑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絶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約不得心思路絶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絶聽而雨花若與麽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絶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赫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秖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絶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竦驚語路處絶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

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
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
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彊
爲意度建立垂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
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
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麽
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麽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麽如今目前見
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
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
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
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
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
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
趁謂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
自省察看是甚麽事秖如從上宗乘是諸佛
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
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
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
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
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
者宗乘是甚麽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
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麽秖如釋迦出
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
頭伎倆不得知麽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
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益爲識得知麽識得
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
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
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麽莫秖長戀
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
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
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
爲恬靜恁麽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
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
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
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
麽還願樂麽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
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麽更待何時還
肯麽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
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
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
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
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麽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
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
者莫秖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
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麽學
事大苦知麽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
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
說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
田裏作主宰恁麽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麽我
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麽
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
甚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這箇喚作認賊爲
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麽我
向汝道昭昭靈靈秖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
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
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麽

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
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
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
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秖如
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
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秖如今山河大地
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
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
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秖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
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
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
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
無常殺鬼到來眼目濤張身見命見恁麼時
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
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秖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
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
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
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呵護汝也須具
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
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
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秖如
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
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鐵
負鞍確搗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
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
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
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
齊壽知麼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
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
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
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
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
遂將拄杖一時趕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
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
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
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
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
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
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
階下過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
與麼峰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
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
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
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峰峰令訪師師問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
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掛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
許多辛苦作麼雪峰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
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艾爲兩段師以杖
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峰曰俊哉侍雪
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

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户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用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癢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用自已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秖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秖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舉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秖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謾汝我還肯麼秖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闔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師曰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楠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師曰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謾汝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秖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

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痘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淙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个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十二）

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又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特且問上座是甚麼

禮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秖爲太近（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立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辦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尚不造次）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物示之）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

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峰打破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十三）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池二）玄覺云秖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踈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這是日用而不知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秖這是日用師曰佛法不是恁麼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秖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舁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為塵敢保沒開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徃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搖（十四）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池一）峰山頂莫秖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秖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忤偏野）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

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太師）闔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秖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

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俩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十六）在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乱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其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拈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其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拈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吽吽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設漏子）闔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請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圖

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秖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絶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絶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秖解問人）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麼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梁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自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秖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禄榮貴則且不論秖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

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提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秖為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師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時不歷左右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饘濶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邏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邏掠師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舉拂子云敢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時不歷左右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饘濶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邏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邏掠師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舉拂子云敢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

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耗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社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南志學遘疾甚亟蔦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嘗獄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掌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三主）闕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池一）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聞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恣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恣和尚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恣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恣和尚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實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欵欵師却曰家常麼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池一）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三昌）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吽吽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

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僧問從上宗（乖）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恥麼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纂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衆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四九〇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一　四九〇頁上三行「青原下六世」，

一　四九三頁上一三行「千里」，經作「千道」。

一　五〇〇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眞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峰之堂寘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還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咄咄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峰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秋門　問凡

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册而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嗢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峰曰恁麽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秪如一宿覺是甚麽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秪恁麽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麽即得峰曰於汝作麽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麽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麽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麽尊貴得恁麽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麽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麽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怤布衲普請次雪峰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麽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麽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麽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麽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麽粘泥好峰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麽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麽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麽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峰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峰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峰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麽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麽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麽師曰失錢遭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麽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麽聲曰蛇齩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麽價師曰若不是道怤洎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麽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麽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麽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麽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麽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

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
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
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
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
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
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
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
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
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
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
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
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
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
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迺問學
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
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
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
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腳在曰
某甲秖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
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册寺
延請居焉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
驗看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恁麼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
特地生踈秖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
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
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
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
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
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
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
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
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
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
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
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
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
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
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
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
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
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如
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
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
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
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拽
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
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
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
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
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
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
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
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
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
是同相師將火筯挿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
師又將火筯挿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
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
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索
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
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册寺

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秖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册山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麽纏縛汝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何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茶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恠弘師二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如許多酒糟作麽曰還露腳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麽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甚麽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麽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麽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麽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雪峰峰問甚麽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麽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麽曰甚麽處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恠弘師二九曰和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礴豁絶弄鈎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

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
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
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
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
住五峰上堂莫道空山無稅待便歸方丈僧
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
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
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
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
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峰
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峰與一蹋師忽契
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
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
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
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
師曰月似彎弓少兩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
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
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
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
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
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
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
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
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

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閻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 池二 十三

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腳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峰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不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池二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行見芋葉動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劒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

十四

福州僊宗院行瑫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

十五

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聞麽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
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
曰二尊不竝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
謁雪峰禮拜次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
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
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搦住其僧變
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
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
成邱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
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
師問莫是張百會麽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
一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麽處
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
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
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
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
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
何師曰吹倒南墻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
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
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麽畫不成
師曰出羣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
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
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
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
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
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
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
峰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天
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
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跡

跌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人王迎請法王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會不會

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曰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慈鶴師以兩手鬪云鶴鳩鳩鳳穴云鶴唳一聲喧宇宙舉難莫謂報知時問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

潭州潙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

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池二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樓廬困魚止灘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二十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池二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纔生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垂雲普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

二十一

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

池二

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甚麼處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池二

二十二

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甚麼處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池二

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其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

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乂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亣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殴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唼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荅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勤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亣沙深入玄奥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問如何作麼生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〇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〇一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徑無。

一　五〇一頁上一七行「次遷」，徑作「次還」。

一　五〇二頁上五行「不茹葷」，徑作「不葷茹」。

一　五一〇頁下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七」。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池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一
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
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
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
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
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
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
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
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
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
救慈麼師曰解頭曰且救慈去後到玄泉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
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
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
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慈麼救慈
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
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
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
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
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皷韻
瘂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
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
師曰鶴透羣峰何伸向背問雪峰一曲千人
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
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
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
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
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
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兩時如何師曰
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

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覆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以無爲法爲極則憑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師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覆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以無爲法爲極則憑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師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

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趂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眞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貶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劒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答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西川定慧禪師初叅羅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即今事作麼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叅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户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趂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

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廈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即禮謝住後

池三　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劒師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

池三

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憯底那能解回互

九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羸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龍回家靚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池三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又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須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秖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白牛須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峰頂回來暫跨虎溪頭

池三　十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覩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

池三　十一

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啟發廓爾無惑沙問三界唯

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話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揷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眼云蒼天蒼天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秖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教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師道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

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
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
師曰謹退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
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
十三
十方眼師曰貶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
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
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
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
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
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
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
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
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竪拂
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麼
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
師曰喚甚麼作家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
將得甚麼物來師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
麼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
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
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
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麼不定僧無對
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　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
弁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弟曰某
甲爲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
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
處又代云兩度上名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弁上座兩度上名處　師
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
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
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
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
絶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
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
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
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
道理天成三年秋復屆閩城舊止遍遊近城
梵宇已乃示寂茶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
隅諡眞應禪師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眞禪師台州人也得法
玄沙復回浙中錢武肅王請出世開法上堂
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
絶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
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還會麼若更
不會聽取一頌盲聾瘖瘂是仙陀滿眼時人
不奈何秖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
僧問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曰如
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
根得旨師曰兎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
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誰人不知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磬香目擊問
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
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

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慳悋爭奈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國泰院瑫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立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毘盧師曰其甲與老兄是弟子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未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即今如何師曰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侶伴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

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髏拨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貶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秖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螺峰冲奧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攦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豁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詰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

前自然馴遶谿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
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户勿聊生非道應難
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閉嘯兩三聲二
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
五十二載而卒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
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衆聽已有真
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
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
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
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
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
師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
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
得徹底所從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
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
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
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
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
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
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
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
不尋枝内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
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
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
無咎云何所作業不亡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
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圍幻業能
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爲二靜上座竝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
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
語話一日慶見乃曰尒每日口勞勞底作麼
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
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
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
去泊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驀得孤
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
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
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
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
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
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劒師良
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
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
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
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劒下不承當時如何
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
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
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
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
鈍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
突出慶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

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勞柴來師曰還有勞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勞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麼生是勞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值幾錢

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没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拽作麼擬心早没交涉更上門上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池三）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王隨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丈來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閻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如此師曰原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劒師曰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秖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相共作箇牓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

愍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貸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豫章鐵柱豎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瘡病之藥不假驢騾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麼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即得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去也師曰秖恐不辨精麤問去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一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八」。

一　五一八頁上末行末字「未」，徑作「曰」。

一　五一八頁下一〇行「侶伴」，徑作「伴侶」。

一　五二一頁下二行「從欽禪師」，徑作「從欣禪師」。

一　五二二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池四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池四 一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秖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和尚莫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和尚莫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和尚莫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和尚莫 池四 一

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和尚莫

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却是汝謾我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住廣嚴道場 今法安院 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莫錯相告報麼曰恁麼則學人不疑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

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
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僉諸人且作麼生
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
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
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
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秖如當人分上以一
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
賢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
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
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
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曰如
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
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
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
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
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
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
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
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
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
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
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
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
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仙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
丈慇師曰今日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
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
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
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
曰秖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
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

曰患謇作麼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
憐生又被汚却也上堂大衆正是著力處切
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
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
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峰頂誰人爲伴侶
師曰到曰甚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
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
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
棒十三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啟建法會
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
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
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
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
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
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大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秖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峰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梩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即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娘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

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明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直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癢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自己事師曰暗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謾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麁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忩忩晨雞暮鐘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搗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塵埋牀下履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劒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總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過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是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閙閙可謂煙霞物外人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碗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謝如許多般益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作麼生恁麼語話秖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是唱僧曰問取露柱看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皈山晏國師法嗣

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

池四 十三

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秖如興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秖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毘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擔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皷山有擊皷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

十四

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皷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

十五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麼

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
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
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跋嶠道化温
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
胸撞出曰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
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
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跋回頭聞
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院寂
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麼還有人委悉麼
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
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小
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
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跋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
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秖見赤
斑蛇龍曰汝秖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
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
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
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
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
以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
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
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
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
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劒時如
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
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途還
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
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
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恡衆人攀曰還有不知
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
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
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
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
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
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益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台州白雲頤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裹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慙道者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秖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契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麼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秖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伏豹師因此發悟立首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秖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

衆自已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珍重

衡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啟中隨父鎭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池四二十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刱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禀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依敗葉没脞或者云是許鎭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益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栝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嚴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啟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鎭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憍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池四二十一夢所見隨兩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閩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安國瑫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劒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齩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齩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峰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池四二十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

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
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秖如傍觀
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劒師
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
處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問
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福州安國院從賁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
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
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
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
即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
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
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
日搬柴問牛頭未見曰祖時如何師曰香爐
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
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
諸餘即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
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集衆以扇子
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
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
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
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
何是伽藍師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
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
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
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
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
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撿責看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
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
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
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
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
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
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
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
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
一掴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迴絶人
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哨峙碧芬芳曰恁麼則
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
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船上
慣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會
即廊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
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
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
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
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
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露慘大衆嗚呼請
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
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
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渡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前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仙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覩者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即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二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二三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七世　長慶稜禪師法嗣」，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上三行「今日」，徑作「今夜」。

一　五二六頁中二行「謾言」，徑作「謂言」。

一　五三〇頁下一三行「伏豹」，徑作「縛豹」。

一　五三一頁上九行第一〇字「依」，徑作「衣」。

一　五三二頁上一四行第九字「曰」，徑作「四」。

一　五三二頁上末行「集衆」，徑作「衆集」。

一　五三三頁上五行「烜赫」，徑作「烜赫」。

一　五三三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池五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睡龍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菴主（語具如菴主章）後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麽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麽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麽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麽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讐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麽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峰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甚麽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卽古卽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秖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麽僧便

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麽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堉

郢州太陽山行沖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鐵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帗師曰橫鋪四世界豎盖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麽道落在甚麽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又手近前師亦又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麽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鉏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麽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麽師敲禪牀三下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鷄樓上一下敲問如何是

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
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
尋道對鏡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靚
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
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
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
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
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
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劒脅之劒不能
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
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
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擻碎琴如今不戀永
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
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
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
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
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
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
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
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
前還有俊鷹俊鷂麽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
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劒輪開
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
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麽處去
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銛難
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呲地曰出窟後
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
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侍者
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
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劒請師揮師曰
甚麽處去也曰恁麽則龍谿南面盡鋒銛師
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麽
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

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指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箇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箇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竟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秖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秖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甚麼不衒不衒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麼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見藏曰秖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幾處

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親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未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薦取鼓聲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師曰幸然未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如何辯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眞說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荅

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秖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辯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絶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諱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飣出兩條緑水若圖成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窓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則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福州靈峰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旣然如此爲甚麼逃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峰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飣出兩條緑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胡僧笑點頭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麽
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
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
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
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
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
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
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
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迹上眉毛著曰恁麽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鴟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麽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麽曰和尚爲甚麽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翠峰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眞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麽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麽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麽

鄧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

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濕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挲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桃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自有波時用心金帶又聞泛玉山還報頽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硃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

十八

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秖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

池五

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間於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三寸且作麼生舉

十九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絕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秖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薩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菴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已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

奚爲然从立有从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
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麽有知者出
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偏周
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
你從甚麽處得來曰恁麽則展去也師曰沒
池五 二十
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麽謾我問亡僧
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
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麽
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
掩耳曰便恁麽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劒
叩松開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
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
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觸墻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
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
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
青原下九世
池五 二十一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客室師曰斫不
人問从員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員來多
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
開曰如何是客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
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
何師曰不遺

清豁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
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
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
爲甚麽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
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
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麽問大衆雲
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池五 二十二
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
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麽用處秖是
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
强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
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
人問从員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員來多
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
瑞如是本朝遣帥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
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
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
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
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
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
池五 二十三
自集翰遺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
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
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也
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
乃在今日囑令門人壘青石爲塔乃曰他日
山勤老宿剃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

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聞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擬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刹刹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瑞州九峰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鈷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何却覓呈心要如何特地踈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三四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三四頁上三行「青原下七世」，徑無。

一　五三六頁上三行「對鏡」，徑作「對境」。

一　五三六頁上一二行末字「永」，徑作「永」。

一　五三七頁上五行「請指」，徑作「請益」。

一　五四一頁上一〇行第四字「自」，徑作「似」。

一　五四三頁中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八」。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三　池六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溈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一（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鄭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秖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麽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溈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聖秖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亭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既絶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卽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

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秖這便是麽師曰這箇是甚麽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麽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麽人遂喚來問你作麽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鋭云將知渠山衆裏無人卧龍知渠山衆裏有人）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秖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麽時和尚還見伊否（云將知渠山衆裏無人卧龍知渠山衆裏有人）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嚴曰水灑不著（云）師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云）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是甚麽（云）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嚴曰水灑不著師曰巍巍堂堂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秖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麽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獮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秖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眞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廼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秖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卽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秖管困來合眼健卽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秖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秖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秖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秖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秖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秖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

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勅勇我）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溈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溈山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秖肯汝收掃地次溈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溈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溈溈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

身并指潙潙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潙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潙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潙便休有施主送絹與潙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潙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已用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秖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厚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潙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潙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潙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潙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潙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潙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潙潙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秖在一言潙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曰這箇師曰道甚麼潙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潙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潙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潙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潙曰錯師回首曰閑

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潙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潙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卧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潙行次忽見前面塵起潙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事相潙點頭潙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

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溈山聞溈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溈山同師牧牛次溈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溈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溈便休師送果子上溈山溈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溈曰堪哭也禾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溈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溈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當千嘗萬溈便哭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溈不答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溈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竪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溈山餧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厥事作麼生師曰鴉鳴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秖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囓鍬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

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師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抛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十六)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十七)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

邊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盤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盤得箇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秖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師卧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附掌三下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秖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卻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摠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

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卽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卽不堪也曰（二十）到這裏作麼生卽是師曰據汝所解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卻禮謝之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子乎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卽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謚通智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風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師初開堂溈山令僧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佛所印師抛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

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麽時作麽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阿呵大笑師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麽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卽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竪起拂子（玄沙云秖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麽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秖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日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麽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麽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謚紹眞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麽作佛性曰恁麽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溈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秖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溈召之師更不回顧溈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溈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動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別云）

此是甚麼特節問去燈別云喚底不是　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秖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券書是甚麼人做

（三五）

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三六）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衆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歙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剔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剔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剔不悟以刀加之

（三七）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筋

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四四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九」。

一　五五二頁上一四行「通智禪師」，徑作「智通禪師」。

一　五五二頁下一五行「撒手」，徑作「散手」。

一　五五四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池七）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觜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汝無佛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廡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遊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又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翅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住眾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師空曰子何不偏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繩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眾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二（池七）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三（池七）

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
一言爲別童説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
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
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
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
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聞
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
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
嘗現於粥鐺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
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説偈曰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
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
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轂已回
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
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
是自已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豪昧
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
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

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
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
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瘞
至皇朝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
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
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
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
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
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絶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攔胸
與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
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説
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
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
也無師曰從來秖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
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
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
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
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
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觸事面墻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
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
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
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
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峰和尚法嗣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秖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秖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胸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秖恐闍黎不問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已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

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
當州小容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
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
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緡破草
鞋曰秖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
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
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
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炤見
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
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
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
千年茆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
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屬珍重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
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
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
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
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
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怱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叅南
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
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
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囅然而笑遂乃
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
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
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
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
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
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
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
戍將闢雲峰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
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
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
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
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
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
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
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
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
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
非飾讓也慮後人做吾而違欲耳開運四年
秋示寂時大風拔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
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
上定古今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
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
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
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逸須彌元與劫同時曰
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
度清廣主劉氏鄉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
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境相照
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
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
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
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
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
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
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池七　十一

古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云哪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脣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毀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户石鎖兩頭搥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師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

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十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要須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閣黎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析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鐫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捏槃造僞佛法秖對特地謾驀上流問著即參差答著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群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毘盧頂出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鬪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鷄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此子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衆長

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
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
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
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
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
同是別師曰別藏竪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竪
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
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
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
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
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
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
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
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
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
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
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
衆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
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
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
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
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
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
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
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
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
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
海衆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
之曰秖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
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
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
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
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
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
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
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秖恁麼念策
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
應師曰取捨之心成
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
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
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
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
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
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
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
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
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
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
指師曰見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對月師
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
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
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
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
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
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
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
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
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
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
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
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
曰寮舍内商量茶堂内商量問雲開見日時
如何師曰謾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
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
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
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
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
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
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
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
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
師曰即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
何必再三問如何得諸佛立盲師曰是汝也
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
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
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
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
獻曰無有一物師曰給作麼生師後住清
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
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
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
爲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
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衆同契首云竺土
大儞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説話上
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已去蓋爲大地無一法
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
但隨時又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
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
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
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没交涉正是癡狂兩
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
重僧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
問觀身如幻法觀内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
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
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
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
我向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恁麼
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
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
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
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寵語住也未僧
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
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
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

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池七 二十）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打鑼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邊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池七 二十一）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

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絶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立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胥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勑報慈院命師門人立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五五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五九頁中末行「祖師」，徑作「祖宗」。

一　五六〇頁上七行第六字「須」，徑作「頭」。

一　五六〇頁中一六行第六字「更」，徑作「便」。

一　五六〇頁下一一行「有些子」，至此，徑卷第九終，卷第十始。

一　五六二頁中一〇行「首云」，徑作「末上云」。

一　五六二頁下二行「幻法」，徑作「幻化」。

一　五六三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池八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秖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疋罵也又問疎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辯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土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谿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道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秖自勞神之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夢裏惺惺問觴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

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眞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秖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

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秖成得箇顚倒知見若秖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秖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腳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秖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徧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

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久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顚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

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麽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麽却知有師曰你甚麽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麽則見聞路絶聲色宣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秖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麽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麽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麽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絶揀擇一切言語絶滲漏曾有僧問作麽生是絶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于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甚麽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秖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汝教我向誰說曰恁麽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麽處見靈山問法眼實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孝孝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麽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麽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無行路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麽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秖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汝教我向誰說曰恁麽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麽處見靈山問法眼實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孝孝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麽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

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秖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池八）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貧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池八）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王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是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池九）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池十）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

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甚麼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彀彀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與敎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鷄足山俟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秖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敎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峰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峰衆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

曰汝是黠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池八）踏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不諦當即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十一）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池八）（十二）席五百衆今秖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秖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遥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十四）秖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十五）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肯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

見心還會麼秖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師曰寐語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秖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財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

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
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
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
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
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
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
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
王麼也秖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
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
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
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
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
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諸上座
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
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
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
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
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
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
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
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
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
法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
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
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
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
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
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見
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
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
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
甚麼問文殊仗劒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
何是劒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
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
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
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
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
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
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

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

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强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往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峰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秖今是成是壞宿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王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

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
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
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
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
眞則一空絶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
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
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
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
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
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
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作麽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
有也未若無因甚麽便散去若有作麽生是
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麽顯
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
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麽生是法之眞源上座
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麽古人有如是大事
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
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
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
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
見甚麽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
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
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
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擧上藍擧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
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
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麽生會不作方便又無
漸次古人意在甚麽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
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
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
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
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
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
直須恁麽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
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
玄師曰謾得大衆麽曰恁麽則全因此問也
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
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
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何待問江南國王請居報恩署號攝衆
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
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
一義且作麽生是第一義若這裏恭得多少
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麽即得然承恩旨不
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
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秖與諸人證
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秖道直下是便教立地
搆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搆取如今坐地還搆
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
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
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
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
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麽作境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後住泉州西

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眞師曰也秖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沈八　二十五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六五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六五頁下二行「道取」，徑作「通取」。

一　五六五頁下一一行「之思」，徑作「乏思」。

一　五六八頁中六行「王印」，徑作「玉印」。

一　五七三頁中一行第六字「往」，徑作「住」。

一　五七三頁中八行第七字「云」，徑無。

一　五七三頁下一六行「國王」，徑作「國主」。

一　五七四頁中一六行「屠兒」，徑作「兇屠」。

一　五七四頁下一六行「庵中王」，徑作「庵中主」。

一　五七五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六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池九
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
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
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
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
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
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
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
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
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
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
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
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
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
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
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
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
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
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
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
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
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
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秖具一隻眼還會麼
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
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池九
還會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
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
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
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
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
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
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
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
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
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
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
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秖守百種千般端曰
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
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暘雲騰
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
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
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
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
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池九
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
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
龜毛兎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
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叅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秖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即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秖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簳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

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已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已曰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已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秖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已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秖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秖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已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已求自已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已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

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已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寘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秖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嘗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慧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秖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王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已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心訣禮待殫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為諸上座舉揚了也還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懷擬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秖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秖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殫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作麼生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太王勤重苦勉山僧劾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秖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叅尋知識時道伴商畧時

觀山覩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麽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麽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麽則般若雄峰詎齊今古師曰不見四祖時爲甚麽百

底看曰恁麽則迎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麽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廓罣人圖膢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眞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秖可一度秖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麽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

任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兎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兎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峰一生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

任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麽生會若會眞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迎葉聞

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
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
待師曰貧家秖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
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
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
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
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
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
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
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便下座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
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
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
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
汝道甚麼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
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
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
悲師曰秖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
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
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
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
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去泝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
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驚行行立不念觀世
心堅固隨衆恭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
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泝潭不審馬
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
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
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
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
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
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堅指師曰
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
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秖這便
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
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
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驚行行立不念觀世
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網無人
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
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
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
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
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
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
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
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
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麽問師常苦口爲甚麽學人己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麽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曰恁麽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麽曰恁麽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麽還辯白得麽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麽處去來曰恁麽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池九 十六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峰我即向汝道 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册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鷃巢於衣襵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 池九 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麽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没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麽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麽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道中一切諸

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
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
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
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
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
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
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
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録一百卷詩偈賦詠凡
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
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
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
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
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絶
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
無相也師曰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
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
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
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
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
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
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
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
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
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
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
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
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
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
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
居參國師實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
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
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
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
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
脾疾十載方愈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
禪師命徃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
識衆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
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
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
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
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
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
不孤負老僧亦嘗見德雲比丘未常刹那相
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
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
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
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
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
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腳不
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徃
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
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

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峰點頭老僧即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沈九）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秖爲無爲無事僧問教道中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沈九）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秖爲無爲無事僧問教道中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沈九）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秖爲無爲無事僧問教道中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輭如紅蓮華藏於

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

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甎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

古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有名無體異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古人意旨即不然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飜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七六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七六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九世清涼益禪師法嗣」，徑無。

一　五七六頁上四行第四字「也」，徑作「師曰」，徑作「師問」。

一　五七九頁中二行「烜赫」，徑作「炟赫」。次頁上九行同。

一　五八三頁上一一行首字「數」，徑作「向」。

一　五八六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八四頁上八行「教中道」，徑作「未常」，徑作「未嘗」。又「未常」，徑作「未嘗」。

一　五八五頁上四行第四字「也」，徑作「教道中」。

一　五八三頁上一一行首字「數」，徑作「向」。

一　五八三頁下一〇行「師曰」，徑作「師問」。

一　五八三頁下二行第四字「徃」，徑作「住」。

一　五八三頁下九行「嘗見」，徑作「常見」，徑作「嘗見」。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池十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令欲更指歸誰師曰秖爲池十一河大地眼睛裏師令欲更指歸誰師曰秖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溫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眞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峯舉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莂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

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郎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句讀曰知見立　知郎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聞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秖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寮語一般且道據甚麽道理便恁麽道還會麽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何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秖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瞌後喫茶但恁麽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已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已眼曰如何是自已眼師曰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向汝道甚麽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麽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麽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颯颯寒星列空蟾魄高擡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衆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已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麽形作麽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蘭絲曰唯一食終日晏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麽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麽告示麽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棟話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

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麽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咦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麽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色普賢門者是箇甚麽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求解脫人不會沙曰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麽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喚甚麽作東家驢喚甚麽作西家或有會云喚甚麽作西家驢喚甚麽作東家驢或有會云既問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還會麽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求解脫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還會麽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色普賢門者是箇甚麽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還會麽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色普賢門者是箇甚麽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還會麽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色普賢門者是箇甚麽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

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陁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秖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絶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畣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會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環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鑒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徧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徧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

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畐塞虛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閻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郤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會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會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眞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麼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秖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滌椒薑雖然如此試唼嗽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懇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劒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秖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報恩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僧楸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橋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六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福州保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秖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楊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即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秖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秖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秖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麽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將水來峰便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盧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麽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麽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麽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麽人曰莫誑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麽生師曰喫茶去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麽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死曰恁麽則見去也師曰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麽則石人點頭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麽却不見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抔壤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麽處得來曰恁麽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秖固便是麽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誑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麽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麽物恁麽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麽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
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
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
退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
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
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
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
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
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
曰禮拜者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
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
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荊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
踐曰你是行腳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
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
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
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
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
曰這裏用不著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出窑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
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
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
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
固中意鷂鴆生鷂鷹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
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
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
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
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
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亾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秖如未後僧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師曰在那裏曰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
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
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
座狂走更不忉忉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
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

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定山境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塡胷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眞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會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玲瓏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舍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恐獨私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嶷問無上法王有大陁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

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内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黄犢出入軍持中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黄牛角上挂銅瓶孟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絶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

能幾人峰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盂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來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秖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八七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五八七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徑無。

一　五八八頁中二行「山何」，徑作「山河」。

一　五八八頁下一四行末字「樅」，徑作「摐」。

一　五九〇頁中四行「聲鐘」，徑作「鐘聲」。

一　五九一頁下四行第一六字「糝」，徑作「糝」。

一　五九二頁下一行「六便」，徑作「方便」。

一　五九三頁中二行第四字「作」，徑作「仔」。

一　五九四頁中一九行首字「固」，徑作「箇」。

一　五九五頁下九行「肆業」，徑作「隸業」。

一　五九六頁下八行「向來」，徑作「向上」。

一　五九六頁下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十」。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碣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秖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碣一 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竪起钁曰秖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溈山次溈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钁在黃檗手裏爲甚麼却被臨濟奪却溈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塟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遲賊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墜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溈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秖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秖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

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潙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或作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趂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潙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鎭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克符章）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辯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盲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辯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

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辯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辯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主曰糴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糴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甚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南泉聞云官馬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銜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銜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

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八）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秖宜老漢大覺云猶未見臨濟機在）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拈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九）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麁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次日又同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說甚麼麁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道理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十）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麁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次日又同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
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
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
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
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
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
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
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
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
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
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
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
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
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
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
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
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
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
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
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
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喝得興化向虛空
裏喝得興化向虛空裏

與我做箇木杪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
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
尚師曰跛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
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
擲下杪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嗣一）　第一世　十三

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不要動著動著
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
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秖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
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
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
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
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
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
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
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
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
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秖這一縫尚不
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
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
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
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
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
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
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
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
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
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
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與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與化云破
盧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
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
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
令侍者去請下語（碼一）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
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
容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
棒僧回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
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
展具坐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
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

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恭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腳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賈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鼷著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啟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饑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頓頓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十六）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秖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絶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於言下頓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卅一）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絶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絶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於言下頓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

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聾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喎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嗄僧便喝師曰囫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辯得麼若有辯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秖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

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
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
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
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
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
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
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閻黎善
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若
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
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
得師曰汝得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
夏長聲師曰鬧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
曰知道庵主有此機蜂師鳴指一下僧曰是
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
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
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
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
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
鵡是否師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
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
曰還見庵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
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
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
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
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
游路逢巖頭雪峯飲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
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
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
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
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
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拽
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
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
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

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墮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鎭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巖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潙山聞舉云巖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又參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瓯茶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與麼則許借問丈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搆要且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搆師曰知卽得知卽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九八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一　六〇三頁下一九行「具坐」，徑作「坐具」。

一　六〇四頁中一六行第九字「碧」，徑作「壁」。

一　六〇七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碣二

宋　沙門　大川　濟　集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阿剌剌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同時問話底麼僧曰是穴曰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揷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同時問話底麼僧曰是穴曰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揷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

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

一拂子

守廊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蹩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廊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四]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貓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五]

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田師將順寂
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
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
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
曰開口卽錯曰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
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
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
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爲甚麼如
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
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
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
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
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
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盧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
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
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盧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
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
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
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
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
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
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
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
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
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桶既是澄
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
拜師便打

荊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
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
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
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
是問旣是竹園還生筍也無師曰千株萬株
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
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
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
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
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
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
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嗤問學
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
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
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
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
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
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
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

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
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
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
裹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
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秖這
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
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
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
遊諸方參訪甚衆後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
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劒看師曰縣首飯人攜
劒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頂師曰若
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赦
麥不分秖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
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叅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
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
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
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
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淅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
是何言欺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
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
章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劒看師曰縣首飯人攜
劒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頂師曰若
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赦
麥不分秖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
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
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叅
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辯主師曰端
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
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
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
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淅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
是何言欺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
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

看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
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
一棒作麼商量院拈住杖曰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
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
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
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
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
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
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
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瞎瞎曰
瞽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
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
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
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
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
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
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
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

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
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
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
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
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
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
十二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
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
師曰不從天上覩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
韻如何和得奢師曰本鷄啼子夜豽狗吠天
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
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
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
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
人秖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
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頓面看問如何是
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
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勞腹開心猶未性
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
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干木
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
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
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
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
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氷問歸鄉無
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
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
紅爐金彈子遮破閻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
換之機師曰和盲勃憨瞎問眞性不隨緣如
何得證悟師曰猪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即婦問一色難
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
人秖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
泥牛吼林間玉兎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
樓前曰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如何得照
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勞腹開心猶未性
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
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

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去此二
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痘曰請師定當
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
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
卧街問狠烟永息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
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鞭屁屈項上堂舉古云我
九五時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
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偏十方落處無
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
磨煉射不偏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
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
盌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盌問未達其源
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
露鋒鋩句如何辯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驃膠
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
原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
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
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
自宜韜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

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
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
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貶眼
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貶眼師曰
塵埃影裏不拂袖盡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卽
六六卽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
鵰曰意旨如何師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
卽不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
開塘帶雨歸問問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
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
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
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
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兎著靴人喫肉問不曾
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
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籐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歎不立賞柴扉草
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
眼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
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遷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
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白恣合對何人
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
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喤
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
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
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
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輩慼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怙於此明得闍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
欲識闍黎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
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兎著靴人喫肉問不曾
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
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
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遷
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

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甬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劒客恥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祁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鷄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仙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克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携蘿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頴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

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曇坑落墮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何是徑截一路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竝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秖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秖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

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烟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閑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剎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卉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奥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納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菴前問

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
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
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
辯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
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
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
天月第二訣舒光辯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
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
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
消息要知遠近莫秖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
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
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
不攆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
何師曰偏天偏地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
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
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
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

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柱杖兩人舁師曰三家
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
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
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
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
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藥飽即休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
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
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
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
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
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
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
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斸設
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
起塔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〇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〇八頁中八行「穴曰」，徑作「師曰」。

一　六一三頁中一六行首字「簑」，徑作「莎」。

一　六一八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碣三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焚嗆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蹇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歠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忝學須具忝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闇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

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卧長空僧曰啷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摐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名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巳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秖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毘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太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

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
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
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莫作答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
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
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
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
山涤水卽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
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竪坐問日往月來
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
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
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
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
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
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
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
橫出竪没問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
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
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畫見簸
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梳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
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鈴
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
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
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
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
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
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
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
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
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
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
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
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
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
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
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
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
春景温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
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
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
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
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
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
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
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
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
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
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
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
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
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
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
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
堂上絶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
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
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

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

八

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碉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甕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秖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襩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九

幷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勑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指天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竪拂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秖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劒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

十

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温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麽秖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麽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僧曰與麽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麽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

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晉證因閩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最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邀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潭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編嵓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白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涌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把茆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潭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編嵓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

鑌鋼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
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
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
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
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
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
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頹然問曰汾州有西
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
返走鼎回顧相覆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
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
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
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
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
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
焉上堂先實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
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
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
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
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

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
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
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
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
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
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
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
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
漢良久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
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
得秖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
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
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峰來
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騶草之
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
是學人自已師曰打骨出髓上堂入水見長
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
何曾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
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
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
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

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秖見福嚴境界曼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笻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秖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滿湘猿啼嶽麓絲竹調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擡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即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磐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與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乎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

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卽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鎭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竪拂卽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欵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卽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汎波心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謾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峰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二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

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瑣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二〇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二〇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六二一頁下一六行至一七行「太陽玄和尚」，徑作「大陽玄和尚」。

一　六二四頁下一行「殘雪」，至此，徑卷第十一終，卷第十二始。

一　六二六頁下八行「不獻」，徑作「莫獻」。

一　六二七頁中一二行第一三字「挂」，徑作「拄」。

一　六二九頁中一五行「下頷」，徑作「下頷」。

一　六二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碼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集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一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猛虎淺草露蹤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氈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頭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須曰絶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箭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凡聖外箭起兩重光師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曰如何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猱兼重曰見後爲甚百鳥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偏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百鳥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偏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火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甚麼百鳥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大地絶消息儻然獨任眞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偏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

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法昌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趂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趂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搊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邪邪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眞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叅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頴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横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秖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麄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護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横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

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
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絶學卽是學佛法不
八
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
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
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
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麽生
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
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
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

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
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
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
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
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
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
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
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
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
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麽拈拄杖卓一下曰須
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
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
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麽字師曰以字曰有
甚麽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
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
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
旨念佛也無師曰不旨念佛曰爲甚麽不念

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醬座出禮拜
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
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
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覓口中鐵
勸人放開髑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
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
秖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
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
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
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
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
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
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
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
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
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
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
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驚幡千林花滿地客遊
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
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麽生師曰對
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麽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
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麽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麽道
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奈湊
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
水底捺葫蘆畢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
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拗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
馱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
作麽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
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
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
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
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
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麽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麽道
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
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
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
句請師道師曰圓圓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
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
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
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
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
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
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
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
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
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
呵笑迦葉搥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
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發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照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
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
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
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
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
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
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
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

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
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
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
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
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
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
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秖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跨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槌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

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窘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叅承也欣幸欣幸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攙折知柴重公因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攙折知柴重公因徵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眙之曰少叅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溫生與溫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嘆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厰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厰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厰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示寂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搖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荼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這箇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跨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潭州道吾悟眞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這箇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師子兒哮吼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秖解撈鰕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絶大衆要識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三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三一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六三四頁中一〇行「太陽」，徑作「大陽」。下同。

一　六四一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碼五

宋沙門大川濟集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潙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鼈頭尾片問闍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寃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日便與麽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恐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麽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開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劒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麽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麽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麽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麽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照問如何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眞人境俱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

庭大啟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眞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八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
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
哀哀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
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
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
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
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齩
石龜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
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
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
如何是般若體叅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
入水烏龜頭不濕驚鷺飛入蘆花叢雪月交
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
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暗色未
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
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
單著布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
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
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
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
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
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
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
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驚蕨釣魚竿曰恁麼則
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
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
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
夫問奔流度刃疾颺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
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
鴛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
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
立雪求心亂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
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
臥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
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
住不怕浪淘沙問疑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
是閻黎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
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
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
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

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
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
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
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峰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
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
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
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
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
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
長二丈兎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栢樹子話
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
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麽
生會師曰夜來牀簏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
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
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參琅邪機語頓契後
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擯爲第一座衣受
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
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
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
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
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
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
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
世後爲甚麽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
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
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
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
禮拜盞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
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
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
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
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
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
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
不爲禮招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
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
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
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
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
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
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
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益與）
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
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
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麽聲宣以手作推車勢
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
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
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二作竹）尚落筌
蹄舉目揚眉以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

敕附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乂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曰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堊齋若喚作一堊齋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鬪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秖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納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乎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纏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寤驢趁隊過新羅吉撩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涉底法作麼生是不交涉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拱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拱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

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
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
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
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
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
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
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
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竈鼻謾指
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
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
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
超象外且非捉兎走鷹混迹塵中未是敲猪
之狗何異趁坑墮塹正是避溺投冒如斯之
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
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
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太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
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
啟也師曰師子敲人廻曰聞聲悟道失却觀
音眼睛見色明心眯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
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
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
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
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瘂人亦
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
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
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
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
衆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
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
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
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
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秖
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
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舉頭也不識上堂說
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
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屋秤
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彌秖重半銖
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日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
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褰中天子勑
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
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
辯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
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
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
相共證明彰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
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峰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舂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迎葉攢眉龍樹馬鳴吞屙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卽州與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絶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邱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搭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低無諍拈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潁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

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擘拳如拳擘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已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威指體上遭迍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於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擡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秖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生爲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事有心逐境生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揑其胷曰秖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秖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篤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秖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巳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邱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雖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

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編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抵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絶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邱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蹋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來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

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閣維設利卧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南嶽西林崇奥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瞳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巫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黄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擡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興化岳禪師法嗣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竇利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觚棱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憲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遶天鵝萬重雲

秖一突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

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

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

鬚髮再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四二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四二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六四七頁上一九行「太陽」，徑作「大陽」。

一　六五二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碣六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没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辯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眼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

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寘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秖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帀帀燈籠跨跳過青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煑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蹣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亾藥忌未天眞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

裏藏冰陰影門翻颺颺虛空縛殺麻繩上堂
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
下三心徹秖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
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
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
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頡契還會麼一曲寥寥
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
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
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
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
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螺
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
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
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
了秖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舟求劒何故功
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
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
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
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卻從山僧拄杖裏走
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
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
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
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
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
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
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
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
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
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
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
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
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
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
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
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
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
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
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
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
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
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

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

（卍六）

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絶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覿著寒毛卓竪會麽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秖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麽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

（卍六）

踏著始驚人

（九）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
道理擊拂子無鑄鑷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
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
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
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
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
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
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
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
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
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
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
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
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
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絶而化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眞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
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麽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
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
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東手盡云
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
寒懶剃鬚鬆髮愛暖頻添褶柮柴破衲伽黎
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
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
值潭晚粲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
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
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
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
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放過放過卽不無秖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
孟又作麽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
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
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
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
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踦
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
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
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
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麽擲下拄
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
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
倚闌干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是也礫是僧曰墻壁是也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及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

秖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秖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秖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

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峰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陽六）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叅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秖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秖不聞末後一轉遂請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

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秖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

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

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趂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

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馬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絶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始本僞又棄似道道忠忠云三從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客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朝聖主秖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嚴路相次絶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絶早被雲居打一棒（不絶崇壽稠云未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五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五七頁下末行「倚闌干」，至此，徑卷第十二終，卷第十三始。

一　六六二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碣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聾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宣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眛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已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亦是

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實是不對實曰早是對實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閻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嘟阿嘟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跡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峰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笑火示之僧曰真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刀劒師曰非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絶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絶氣息

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劒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秖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

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哭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識在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秖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卯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箴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驪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

膺閣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絶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兩從何來師曰從端公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柈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柈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劃殺蚯蚓山曰這箇尊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劃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玲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玲羊挂角一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柈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柈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劃殺蚯蚓山曰這箇尊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劃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玲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玲羊挂角一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向上人行履處師曰

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伎叅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秖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秖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秖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明眼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蹉跌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慄戰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釀出不是強爲任運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諸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閙閙中物捨不得俱爲漆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

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
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
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
曰三十年後但道秖這是乃告寂諡弘覺禪

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
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
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
不如眞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
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
無山曰你即今邊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
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
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
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
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
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
曰迢然非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
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
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
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
大潙值潙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
聲色句潙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潙
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
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
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
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
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
却來相見乃去潙問嚴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
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潙曰曾舉向子麼嚴曰
某甲亦曾對他來潙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潙
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潙失笑曰我將
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這裏此子向去
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
福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犂呵呵大
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
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
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
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
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犂呵呵大
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
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
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
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
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
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
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
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
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
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
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
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
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
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

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巖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扃三十年在師到夾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閻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

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事師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遂該法身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尺五頭巾師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箸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

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銼山住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趂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錍撥破腦頭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眞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聾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樧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

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衆緣不備畢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女生山也玄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痓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公衆中道佛法即有秖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寃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向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

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一此一問最好）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師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六四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七二頁中三行「頭上」，徑作「頂上」。

一　六七三頁中一一行夾註右第四字「公」，徑作「云」。

一　六七四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問般柴下問鋤地第一座（碼八）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荼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二）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恭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三）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竪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參那

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秖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灑

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諡證眞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嗣入）僧從何來曰從西來師曰還將得西來意麼曰將不得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麼過曰秖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迢然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聾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秖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敷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擬開胷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欽山為汝擔取一半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為汝擔取一半去漢曰未審和尚如何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參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鍥破三關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鄧州程氏子初參德山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欽山為汝擔取一半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為汝擔取一半去漢曰未審和尚如何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參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鍥破三關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

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遠闇黑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磲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絶寶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忽師曰不用通時瞎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臼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竪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竪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闇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麼人分上事僧近前良久師曰闇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師良久師問僧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麼椀師曰金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甚麼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公驗分明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曰至竟不脫俗曰恁麼師曰灼然灼然僧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輸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師曰灼然灼然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僧近前良久師曰闇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師良久師問僧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麼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會師曰灼然灼然僧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秖這裏師曰不唯自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炭弱於閻黎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户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西中般若師曰佛敵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柁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會下一片爛漫遊學之士難見瞥然撞著驚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辨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因箇甚麼問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痾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款款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户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西中般若師曰佛敵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柁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會下一片爛漫遊學之士難見瞥然撞著驚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辨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如曰出世後如何

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舍何害圓
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
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
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
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宗風師
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
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
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
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一句
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
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
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
如何是自家珍師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
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
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
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
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
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

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麽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麽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
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麽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闇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
呵意作麽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
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麽不明師曰不
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麽生師良久
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麽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麽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
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麽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闇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
呵意作麽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
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麽不明師曰不
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麽生師良久
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
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
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
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
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裏見方親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
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麽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麽曰曾到師曰嗣紫
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
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
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
明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
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麽曰某甲不敢見和尚
過師曰老僧死在闇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

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秖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忽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窩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　日月
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盧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闇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　日月
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盧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闇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　日月
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盧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闇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

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麼生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瘡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麼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其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堂山便問甚處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嶺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堂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揖師曰本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曰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涤涤之波謝子遠來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秖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醵茶三五盌意在鑊頭邊山曰甌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于佛日卯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宻閒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廁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秖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絶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秖解喫飯問温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閣黎問老僧亦不知

欽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齕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齕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齕師曰齕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眞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贍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開却七間僧堂不宿何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

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秖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秖爲貪程太速

羚玨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帶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五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七五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七五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六八五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碣九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青原下六世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疎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寃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二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曰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腰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飜眉蓋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叅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

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乘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使是藏圓光麼師曰更哭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如何是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客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圓光如何是體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之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客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圓光如何是體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閻黎道即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迴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真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閣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劒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對面不相覩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發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户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恩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隱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吾甚麼師曰無恩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隱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隱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吏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商纔品弄辦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壘不離天子手金箱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師曰秖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户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恩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辦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壘不離天子手金箱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師曰秖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

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姨
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
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瑠璃殿上光輝而
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
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
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
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皷好大哥
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
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
能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升
聖位經行鳥道没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
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
任齩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
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滴
時如何師曰渺渺曰雲漫雪嶽轉身乏路莫
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麼處師曰石人舉
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
如何師曰有甚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
户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
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
云好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譚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
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劒龍光一句不曾
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
空習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
爲人處師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
身爲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
户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
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
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
曰攏揔一木盆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
豎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
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樹帶滄浪色山橫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
師曰秖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麽
作麽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泰高氏子總角之
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
温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
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温室院常施水給藥爲
事有北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
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
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
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問如
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樧笠觸之即壞
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
宿因當雜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
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
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
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
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
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
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
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户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

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蔟蔟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秖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艨艟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歷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儉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闊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請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邊者豈同閒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

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閻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閻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表人天曰恁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絶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峰如何是雪峰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曰爲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問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峰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得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荊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絶飢渴者曰絶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成亥年生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得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荊南問如何是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樓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一指（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

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王備香新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窮車關梭斷問徧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疊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剛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秖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剛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銜手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眞身無了姓沈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慧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絶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絶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楊州豐化院今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若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彦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
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不在闇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
如何師曰撲殺

二十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
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
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
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
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額上不貼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皷唱起北山歌
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
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
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
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
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

三十

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
著靈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
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開市走馬不觸
孔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
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
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
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齩
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猛火然鑪煮佛喋師因事示偈
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峰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峰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
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
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

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
曰忽然雲霧鬻闇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
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
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
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魚躍無源水鷺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

二十一

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
曰忽然雲霧鬻闇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
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
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
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魚躍無源水鷺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
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
奈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
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開市走馬不觸
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
妙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
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鑪煮佛喋師因事示偈
曰纔到洪山便踩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
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
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
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
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
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

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東宮雖主師曰茅戶挂珠簾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閫外沒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堦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擎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沒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泠泠湫湫（二十三）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臭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古墓毒蛇（二十四）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師曰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徧體崑崙黑通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身一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臭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古墓毒蛇（二十四）頭戴角

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
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八六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六八六頁上三行「青原下六世」，徑無。

一　六八六頁中一七行第八字「曰」，徑作「問」。

一　六八九頁上一四行首字「任」，徑作「恁」。

一　六九一頁下五行首字「迴」，徑作「迴」。

一　六九二頁上一九行「妄得」，至此，徑卷第十三終，卷第十四始。

一　六九三頁中一九行第六字「迴」，徑作「迴」。

一　六九四頁中八行「靈柱」，徑作「露柱」。

一　六九六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碣十

宋　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含珠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醻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踍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眞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來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栢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金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

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甕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一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條絲纏鞭鞚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鈎四海秖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眞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重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諸方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

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問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客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炎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金鎚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挂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肯上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户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户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刮瓜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筍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

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畜人皮裹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癡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

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麽作麽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氷誰富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麽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聾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麽時作麽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乎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迥絶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鵰鷺鷥身却共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麽生是聲色外一

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秖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絶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偏中至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秖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為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茂處涂窓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麽若也信得及陜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疑有出身之路作麽生趂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白磨後如何師曰庭柱傷寒龍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挂燈籠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麽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果州青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户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青原下十世

太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氷

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奈即今何師曰猶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應為吉徵届旦

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他白雲方收收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户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秖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思上堂默沉陰界語落深坑擡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漫白浪泊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裏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伔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

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胷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太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音爾趨寂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太陽次陽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秖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太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太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杜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趂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閒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郢州太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

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揩曰向上客來如何秖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户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户如今大宋宮家盡是金枝玉樹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内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臥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煑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

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令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鬪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疑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吟徒側耳虎嘯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鬧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

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絶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秖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告人區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秖披紙玄泰上座秖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秖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敎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烟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癲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秖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韲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六九七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一　六九七頁上三行「青原下七世」，經無。

一　七〇〇頁中五行第一〇字「富」，經作「當」。

一　七〇一頁下一四行「太陽」，經作「大陽」。

一　七〇一頁下末行第一二字「應」，經作「鷹」。

一　七〇三頁上五行「太陽」，經作「大陽」。下同。

一　七〇六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八　石一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衡之黎陽劉氏子世

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
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
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
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
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
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
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爲
樣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
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
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
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
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麽乃舉
手作揑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
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
不放過不消一揑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
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麽良久曰果然上堂
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
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
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竪奪徧問諸方苟或
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
一箭一羣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
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曰恁麽則石羣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
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
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
麽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
熟睡鐃譫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
少林機師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
按拄杖曰便與麽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忉忉
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
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
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
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
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
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
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
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
麽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
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
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
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
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
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
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
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
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
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
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
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

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實斯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聖人設教示悟多方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攪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太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氈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劒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驚鷺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孤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户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喫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鏡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茵枯華謝了

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咍咍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知有佛祖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鷲山也邪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汾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囚没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峰蘭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遇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免冠横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

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
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
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
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
獄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
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
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沏
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
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
行時曰秖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
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
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
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
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設
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衆秖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
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腳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
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
鳳翔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秖有太陽門下
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
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
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
佳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
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
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
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
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
鳳翔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秖有太陽門下
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
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
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
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
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
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
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
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秖一人曰如

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盛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貶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為四衆僧晝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絶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逈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鑪金鎖鎖咽喉直饒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秖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

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劒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劒當時若無

十二

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俩俱盡復箇入厨看麪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

十三

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師曰好一喝秖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户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趣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子瞞識得拄杖子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麪次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秖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疑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鉤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秖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擡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

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汙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沈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銼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絶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皐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嶋誌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陁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五二]一見深所器重[十六]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弊穿且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閣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秖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水)相曰秖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十)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

堅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窗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共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窓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口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諲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諲宏智塔名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吾在藥山三十年秖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軌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處州治平潤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繞露海雲遮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邪利塔司空山分寀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飜水面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寀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飜水面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寀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飜水面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寀疊石原

台州眞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飜水面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寀疊石原

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
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
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
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屎裏蜣筋斗曰
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
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籠曰乞師再垂
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
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
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
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
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
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
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
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
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
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師即契悟（羅湖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娑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贊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蹤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裴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爲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眞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胷搊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

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秖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誧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扃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熒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秖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〇八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七〇八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二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七〇九頁下一六行「太陽」，徑作「大陽」。

一 七一〇頁上二行「徹證」，徑作「徹澄」。

一 七一三頁中五行第一六字「復」，徑作「覓」

一 七一八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石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玨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聻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眞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鏁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眞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秖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秖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圞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

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
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
絶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
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
身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桓氏子壯於西京
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
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
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棲酒
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蚯入草飛
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
澄照道疑柒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
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
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
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
顏如玉却歎回時贊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
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
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磨祖師以一乘法
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
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
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
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
上堂皮膚脫落絶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寮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皷新豐洞兮湛
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
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
上一著尊貴難明瑠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
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
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
市廊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
曰風幡動濾著得箇眼却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宴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眞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櫚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堂舂風楊柳眉舂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凝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眞禪師劒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實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實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實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却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眞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户飜身撥動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

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揪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嚇嚧嚇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跨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奥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玨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秖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没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窓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横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青原下十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叅睦州州纔見

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拽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廼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十一）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絶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寘符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

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秖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五二）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禮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

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
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
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
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
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
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
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庾峰
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榼在手上
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為甚麼鐘
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
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
為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峰
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
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上堂舉
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卜

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
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
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
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
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
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
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
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唇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
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
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
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
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
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
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
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
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
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
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
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
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
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
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
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
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
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
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
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

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齩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齩嚼貶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秖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已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已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没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叅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秖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梩漢有甚麼死急行脚去以拄杖趂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秖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秖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

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
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
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
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
無端變作一條椰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
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
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
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
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
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
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
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
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
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
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
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
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
從這裏出去也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
口叫曰殺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
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上
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
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
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
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
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
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
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
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跨跳
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
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
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
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
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
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
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
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
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
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
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
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
學人自已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
已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
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
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
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
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
自已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
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
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
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
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
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

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撈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堅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骼又曰崙問如何是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

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鑒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竪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大師實禮塔來師曰未曾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語秖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僧無語師又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秖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和尚鑒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與麼師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衆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末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衆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

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瑠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瑠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秖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舉也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不向窓窓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秖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不向窓窓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

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麽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勑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諡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九

校勘記

底本，清藏本。

七一九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七二一頁中一二行第九字「却」，徑作「劫」。

七二二頁下一行至九行「雪竇……清風」，徑置於一四行「了無知」後，並換卷，爲卷第十四終、卷第十五始。

七二二頁下一五行「青原下十六世」，徑作「青原下六世」。

七二九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分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石三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邊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秖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漢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梁生招箭總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閘乃云須是我秤兄始得師將示滅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濶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鎖子濶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秖竪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已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

下兩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秖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羺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云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竪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柱杖一時趂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聻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徃
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
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
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
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
醍醐爲甚麽變成毒藥師曰尊江紙貴問見
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麽處去來曰
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
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只似彎弓少雨多風問
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
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
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唉嗢看問如何是
室内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
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
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
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
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
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
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
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
顯曰恁麽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
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
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
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
師曰千家萬户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
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
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
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
不慮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
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
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
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
奪却汝等諸人衆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
收得元本契書麽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麽作
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
麽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
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
汝自已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
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
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
瑞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
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
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
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
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
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

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十方徃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秖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趯趚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

曰打笠子師曰衆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秖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攝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洪州洞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洞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竪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徃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

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
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
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
劒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
綵一箱若問不是秖賜一劒法眼陞座師復
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
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
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
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
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
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
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

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
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
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
甚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
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
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
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
阿不是經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
舊枝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南嶽般若寺啓棠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
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
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
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
板知識盡來叅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
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
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
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叅
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秖是箇草裏漢遂叅福
嚴雅和尚又曰秖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
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
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
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
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
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
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
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

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叅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泊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話曰爲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

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麽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麽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麽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麽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蹉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麽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麽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麽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麽生問隔墻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麽問太子初生爲甚麽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英州大容諲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却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麽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麽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搕搔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麽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叅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

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衆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秖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雨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卻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盧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麤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

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麽功名不就師曰秖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麽則罷息干戈東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容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莖秀户内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峰淨源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即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即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即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眞不掩假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絶師曰青楊飜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虚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鉼渌水安牕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麽則到也師曰深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劒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麽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麽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説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閻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突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長空不匝鋒鋩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麼生是珠（二三）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兩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麼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眞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户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劒攪龍門（二四）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石三）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三〇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七三〇頁上一三行「那邊有」，徑作「那畔有」。

一　七三二頁上一行末字「徃」，徑作「姓」。

一　七三三頁中一八行第七字「八」，徑作「入」。

一　七三四頁上二行「李主」，徑作「李王」。

一　七三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石四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麽出來

石四

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麽生理論朝夕恁麽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麽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麽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麽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廬州天王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已分上又作麽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荊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

石四　二

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眞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荊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麽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

石四　三

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眞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

時拈來山僧柱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
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
你髑髏還知麼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
曰山河大地有甚麼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
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
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祇
待師曰瓦盆竹筋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
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
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克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
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師曰祇
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緑竹且無陰問天皇也
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
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
將謂是海東舶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
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
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
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
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
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四）汝在香林六年成
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廚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
場師曰五通廟裏沒香爐問如何是無爲
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
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
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
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
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荆南人曰是師曰秖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
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
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
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門峻峭拈開乃示頌曰雲門門峻峭
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户已知來見解何勞再
舉轆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
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
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贍部州北鬱
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
暮歸檀特
郢州纂子山菴主（四）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
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
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
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
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
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
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
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龔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
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
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
之乃曰這老凍饉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
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甎秖圖引
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
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
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
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
麼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鳥雀
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
月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問家
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
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
節麼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
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
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
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
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
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
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容用師曰測宿曰恁
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
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
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
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
何似箇火路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
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
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
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
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
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
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
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
雜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甚麼
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
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
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
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爲
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霶霈羣生
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
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
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
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
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
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麽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泐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秪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麽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荊三汴四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癭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麽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竪起拄杖曰大衆會麽言不再舉今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麽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麽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爲甚麽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兎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麽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櫳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麽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靳州四祖志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鱗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鵡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

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
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
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
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
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也秖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
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
林荊棘圍繞秖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
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
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
雪峰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畬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也秖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
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
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
林荊棘圍繞秖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
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
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
雪峰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畬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
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也秖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
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
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
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
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
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
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
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覩面相呈時如
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
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
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
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
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
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
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入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
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
空鑊髑髏破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師曰劒樹刀山問如何是佛
旁曰如何是法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
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
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
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
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
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
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
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
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
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
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
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
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
不眞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
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華嶽三峯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鯉
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敎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
師竪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
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虔州了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
晚相聞休妄想覓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
無伎俩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
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
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
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
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
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
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
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
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
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
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
生傳作麼生印擧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
若如是也遮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
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
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
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
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舁木鼓左邊打
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
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
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眞不見古者道撥
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
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
空迴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合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竪起拂子僧
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敎師曰上大人
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
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
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
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叅一
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秖如諸人心
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

自合無生之理與麽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爲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爲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緑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麽生會還會麽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麽來却請恁麽去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没巴鼻咄

鷰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即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古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眞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寘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自是上座不鷰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麽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設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眞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説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麽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麽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鷰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麽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

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鎖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疑沍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鷄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捏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恭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絶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戴眉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洞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劒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
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
秖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
看師曰秖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
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
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
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柁者麼衆
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腰長脚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
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
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
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
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
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顯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
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柿桶箍樓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
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
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
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
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
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
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
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櫪栗
蘄州四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
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
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
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
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鷄鳴
天已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咄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一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四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七四一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七五〇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石五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九世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麽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麽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麽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麽說話落在甚麽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麽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彛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麽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秖恁麽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麽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麽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秖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麽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

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秖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秖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

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窄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緑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緑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

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絶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
法昌爲侍者師餉昌曰這公案作麽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阿呵呵瘦松
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
八
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
石五
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竪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眞曰清
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
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旣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
兮絲髮請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
徧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叅德山見山上堂顧
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
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麽生會師回顧曰後園
石五
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
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
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
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厠
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
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
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晚年衆請滋甚
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
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秖是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
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
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
齊榮且道承甚麽人恩力老胡也秖道明星
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
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
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
來遞相開發也秖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
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
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麽却請
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麽時有僧出
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
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
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麽則祖師正宗
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
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厠
露地白牛師曰膳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
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
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
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
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
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
石五十
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
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
甚麽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

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廻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山河安掌上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展縮在當人問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五五）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凡聖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草鞋未有了日在衆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上堂諸方有飽衆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口師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凡聖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草鞋未有了日在衆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上堂諸方有

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鞋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簷倒喚人夫劈筏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饒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潙懷宥禪師（石五）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十三）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麗鼠聲至中夜而化閣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頂骨（石五）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塟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閬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十四）異兆僉知祥應韶亂出家卅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溪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潤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石五）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十五）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

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
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
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
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
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
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
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
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
切請録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
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
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
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
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
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
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跨跳問聖君御頌親
須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
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
黃河問觴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
恁麼則移舟請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

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
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
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
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
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
却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
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
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
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
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
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
向泥中躍靈談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髮四角
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
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
憂秖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
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
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
良久曰逢人秖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
叅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
却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上堂良久舉起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諸人
請歸堂上堂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不得
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
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
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
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
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
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
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
憂秖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
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劒
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
千聖路絶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
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
初歸不見人叅上堂太陽東昇爛破大千之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
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
谷口曰光前絶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
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

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麽標會麽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麽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畐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麽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飜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衲僧家合作麽生良久曰寔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秖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秖爲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曾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已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麽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麽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麽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

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叅

令滔首座久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麽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麽師曰牧牛潭曰作麽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麽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麽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雲蓋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叅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遠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秖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叅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産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没量罪過汝也没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内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横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説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着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維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横説竪説未知有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絶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剎剎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

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叅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荼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黃綠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秖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五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七五一頁上三行「青原下九世」，徑無。

一　七五五頁中一五行「青原下十世」，徑作「青原下十世上」。

一　七五六頁上二行「脫鞋」，徑作「脫鞵」。

一　七五八頁上七行「明月村」，徑作「無月村」。

一　七五八頁中一九行「蚱蜢」，徑作「蚱蜢」。

一　七五八頁下七行「曾陞座」，徑作「會陞座」。

一　七六〇頁上六行「便下座」，至此，有「青原下十世下」一行。

一　七六一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石六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叅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竪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聾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櫝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叅荊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

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鷄入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麽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超祖之談是誑譁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麽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叅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麽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麽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鷄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睠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麽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麽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麽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秖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秖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秖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玲瓏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

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
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
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節杖
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
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
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杖曰我若拈起你便
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
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
不放你向甚麼處下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
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
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
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
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
門長驅滀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戟
努藥山持刀靑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
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
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
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
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
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秖麼坐拍手誰饗和回
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
回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
在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
十八高人織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
見諸人話墮盖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
不知道絶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
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
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
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
山遥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
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悦然雲
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韝之所鈍鐵尤多
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
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垜根阿師病者病
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
總是虚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
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
桶碌甎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
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
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戸
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
味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
辨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
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
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秖要
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
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鬬入
海所以任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
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秖
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
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鑼不及拖犂師曰還曾
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
曰鰕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
暉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
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
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
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

覽偈豁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菠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秖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秖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

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朶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茶奠空中竹椒倒却迦葉門前剎竿直下更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衆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秖如山

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眞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剎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擡起拳良久曰叅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遥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絶妙絶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絶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兼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遷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懊懼若檢點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將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圓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
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
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
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
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
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
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
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
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
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
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
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
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
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
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瀅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
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
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
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
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兆
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
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如何
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春背汗流曰作家
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
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
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
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劒去遠矣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
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眞消息還
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
鼻孔珍重
大潙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
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
水出崑崙閒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
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
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
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
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
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叅
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
門無盡海會同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
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
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
彌山撥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
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叅九峯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秖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詰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鵾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
師曰一任跨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
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
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
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
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
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
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
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
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
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
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
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
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
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
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
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
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後帝登遐
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
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
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
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
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
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
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
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
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
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
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
何得瞞人師曰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
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
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
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
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
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
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
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
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
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
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蘇之靈巖 石六 二十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
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肄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
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眞法器
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
牛妳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石六 二十一
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
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
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
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
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石六 二十二
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
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閙來石上
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
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細溯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
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
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
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笑我者多 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秖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眞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三三)鉸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衆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君不見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黲暮鴈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劒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欞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任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

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
他鷄足峯前是甚麽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叅師四易名藍緇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毘
煙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史文公彦博以上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塟于塔居士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㓗浮圖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六二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七六二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七六二頁中八行首字「迥」，徑作「迴」。

一 七六三頁中二行「超祖」，徑作「越祖」。

一 七六六頁中六行「檢點」，徑作「點檢」。

一 七六七頁下一六行「會同」，徑作「同會」。

一 七七〇頁中一二行「長短」，徑作「短長」。

一 七七二頁上五行「太史」，徑作「太師」。

一 七七二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石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汎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宴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瞌瞌睍睍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眞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頻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叅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荘荘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劒一箇努目揮拳叅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篠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鳥遍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秖恐不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奬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叅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辯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
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殺人可恕
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
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
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
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鎖鄽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
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
量箇甚麽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憽懼又西歸曰
爲甚麽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
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麽人得
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
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
麽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
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山門
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
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
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
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麽處著又如何祇對
還有人道得麽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
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
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麽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麽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眞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麽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麽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麽去時如何
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
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
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
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
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
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
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
恁麽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
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便鑽仰不
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

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麽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眞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眞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秖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麽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秖恁麽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鷄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麽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倧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秖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宮殿白銀牀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秖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竪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鷄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麽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鹹淡與麽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麽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麽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

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
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
上堂說則搖脣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
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
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
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
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
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
漢疎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
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眞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
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
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
瞳子面前人

婺州寶林懷吉眞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
百年雲黃山色秖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
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
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吽有甚交
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
泄眞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
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
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
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
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
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
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
即交肩開口即齩破不齩破大小大上堂夫
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嚧嘧唎娑
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
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
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
瀆樊噲踏開眞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叅上
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
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椑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
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
師與語啓廸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
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
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
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
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
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
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
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
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
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
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
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

至五鼓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麽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隆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擊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絲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

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
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
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
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
天上玉樓成慧劒無纖鈇冰壺徹底清春風
瀲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
裔也太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
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
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
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
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
與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
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
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
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
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
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
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
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秖
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
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
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
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
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
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
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秖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
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
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
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
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
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
作家一任是非貶剥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秖恐汝不信曰如何即
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
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
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
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
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
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
堂問取聖僧叅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眞禪師江陰沈氏子僧
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
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
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
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
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

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麽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舒州投子修顒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麽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峯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麽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麽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躂丘叅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竪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叅上堂山僧今日畧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秖念法華經叅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饑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叅

衢州靈曜寺誓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麽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棙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關棙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麽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鬬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麽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麽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麽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麽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窖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

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咄

泗州普照寺處輝眞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師曰欵出囚口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時稱訥叔）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眞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

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游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秖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算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谿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

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麼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

上堂即性之相一旦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說破良久曰玉離荊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廬州眞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鼎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

涵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槌作麽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
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
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秖麽得
且道得箇甚麽良久曰莫妄想

五七　二五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
是是佛亦非眞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麽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
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
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七六八

眞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僧問
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
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瘂上堂冬去寒食一
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林將
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
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麽處去還
會麽南天台北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
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
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甎
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
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朶裏打鼓問
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
荒田曰恁麽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
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麽處若如此者未出荊
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
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
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
還見麽擊香卓曰還聞麽靠却拄杖曰眼耳
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石七　二六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
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
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七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七七三頁上三行至四行「青原下十一世天衣懷禪師法嗣」，徑無。

一　七七三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勢」，徑作「則」。

一　七八三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石八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十二世

佛日才禪師法嗣

灃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秖如眹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颼颼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葫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讃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鐮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顢頇要得不顢頇看叅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饑飡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瞶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叅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眞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眞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貫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時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攄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秖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

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攄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秖是見兔放鷹遇獐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纍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棒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趂散上堂眼
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懷懼別峯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
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
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
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
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
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没交
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

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
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蔽不破師曰秖爲太
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
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
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
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鼷著直是無香氣驀
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椰栗條莫向南
山尋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狠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
中遊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
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休去歌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
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
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歌去不業識茫
茫去十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
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
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上堂一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
天逢人切忌錯舉衆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
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
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
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

潭州雲峯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
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
如何師曰驢馳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
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休去歌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
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
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没交
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

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弁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没量大人
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曰恁麽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
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
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
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麽生師曰不
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
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
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
不閉又作麽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
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麽法師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
拄杖曰還見麽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
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麽生理論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
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
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麽長
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
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
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麽則三家村裏十
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叅上堂驀拈
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
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
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
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究有頭債有
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
示師曰花開千朶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

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麽生會僧便喝
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麽生
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麽僧
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
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
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
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
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
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
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
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
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
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
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奸手絶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乾坤措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
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
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
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
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
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
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
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
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眞言下諸
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俎日說偈曰霜天雲
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
屆明坐脫

投子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
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
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
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
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
佛場開不眛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
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
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禀緣傳得老師
旨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
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秖如祖燈
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鼕鼕即
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
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
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
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
倒嘆香嚴手中鏌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
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
明珠比照地照天光赫赤荊山美玉奚爲貴合浦
三尺咄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

眞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憔悴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秖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齕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秖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鰲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踔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姝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剃髮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勤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諳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秖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魂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銕銕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秖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

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平江府萬壽如瑱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恭問勉衆進修已忽竪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麽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剥剥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實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擧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覩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鸚鵡守

空池舉未絕印竪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峯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顒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墜

雪竇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欵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搥胸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秖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峯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猒世相遂叅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强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躞蹀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斅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奬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衆禪師越州山陰人也上堂古
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
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
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
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
翳處著倒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
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
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
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
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盧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
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
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
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
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
法滅秖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
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
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
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上堂未透
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
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
下芥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
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
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
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
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鴈福老
人出頭不得即且置有王今日又作麼生向
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
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
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
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秖向他道牛
百疋馬入百疋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
禪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
拄杖畫曰秖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海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百鳥不來樓閣閉秖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
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
立閒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
面啄多少茫茫瞎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
不覺更聽山僧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
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
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眞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
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

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不得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
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多少疑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
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這殼漏子上著倒未審如何保任
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
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鍬
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
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
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
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
椀

雪峰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眞定府人上堂五日一
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竪說忽有箇漢
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
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嵇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
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
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
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八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
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
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
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
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
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
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
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
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
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

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
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
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
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獄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
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
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
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泓屋棟達磨大師不
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鬪上堂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
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
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

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
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
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五

校勘記

底本，清藏本。

七八四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七八四頁上三行「青原下十二世」，經無。

七九〇頁中一〇行「逐臭耳」，經作「逐臭耳」。

七九一頁中一四行「鑪韝」，經作「鑪鞴」。

七九四頁下卷末經名，經作「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六　石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剥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没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領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亘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跨跳上三十三天搊脫帝釋鼻孔驢屬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

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
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
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
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
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
禪不論義把箇破蓆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
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
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
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
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
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
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
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
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鷄驚起梵王
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宮路無人行私
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
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
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頜上堂舉大
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
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
便與你諸人計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
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
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
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飜四大
海一掬掬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
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秖要教君
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
落桃華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
不易是甚麼人上堂拈拄杖曰
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 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
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驚子飲氣吞聲臨濟
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
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
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
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
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
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
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眞下鷹取不動干戈道
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竝行步步踏著
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
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
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遍嗣法書上堂山僧才
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
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
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
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
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
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
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

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

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乎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秖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暫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蜂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徧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渧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眞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縕在胃中物既在胃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闇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鑿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

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櫂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華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淺深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秪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飜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

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

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鷂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

一箇箇扈何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剥剥地秖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搕搥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懽懶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竪四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棹下座上堂視無褊袴無口頭上

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饒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已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飯衆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你擬不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

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已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陁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薛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衆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不打死免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斂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過即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華水月飜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鑪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兎角爲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茫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眞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曰果然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空把山童贈鐵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瑞州黃檗惟勝眞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飜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今狥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石九 十六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眞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眞解顏舜叅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搉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苕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脈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髼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

石九 十七

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遊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麼久叅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秪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

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緑水夾竹桃華秖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秖是相似模樣若是眞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覩上觀覩箇甚麼下覩覩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横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眞難邈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秖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作此乍彼若爲酧答沙岸蘆華青黄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叅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麽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眞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絶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黄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黄龍從此入輪廻

謝事黄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屨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絶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黄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黄龍從此入輪廻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覺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麽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麽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叅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

大僧徧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
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
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
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
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
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
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
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
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
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
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
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
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
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臥餘
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
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
幼不近酒彘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
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
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
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
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
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
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
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
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
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秖要無事曰與麼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
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
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
曰他拶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
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
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禪師心印
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
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
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箇是黑漆火
鑪那箇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
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
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
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
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
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
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趨去明日
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
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腐齒
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
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
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
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
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
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禪師心印
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
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
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
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
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

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鑪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　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illegible]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蘓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痁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愍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抛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鑪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嚁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秖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玲瓏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

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逗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

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緑水嚮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撞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蹊峻鐵鬧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内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櫱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華臺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一云不落因果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算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椰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耽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七九五頁上一行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一　七九八頁下一五行「洗澡」，徑作「澡洗」。

一　七九九頁下一行「屙漉漉」，徑作「阿漉漉」。

一　八〇一頁中四行首字「今」，徑作「令」。

一　八〇三頁下一五行「禪師」，徑作「祖師」。

一　八〇五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七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石十

黃龍南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體師曰（一）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卒）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檢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觸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諶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聲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二）狀似鐵牛之機鐵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卒）綠雖千種草香秖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盡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浇華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廔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三）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生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秖収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大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盧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芯勢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冒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麄萩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開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亏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忘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衲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衆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亏箭在手智刀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高鑾鳳凰峯師曰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關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金果早朝狼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忘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著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

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其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六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

七

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具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違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者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舁去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違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者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七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舁去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違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者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舁去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違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者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
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
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
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
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秖有一枝拂
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
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
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
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
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
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
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
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
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
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
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
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
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
特地下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
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

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錐不要南山要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秖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眞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竇
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竇中主師曰
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
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
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
特地下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
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
莫秖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
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柱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撑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柱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柱杖一下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擬成途轍師同胡

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虵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鍼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習雖膺仕濫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謂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絶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徃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公擬對堂曰不是契因述投機頌曰畫曾忘食夜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風承記剪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風承記剪堪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畫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圍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日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鮫

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秖爲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石十 十三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强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箸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柱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眞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竪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已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翌

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
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
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
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
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
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
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
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
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
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
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
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
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
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
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秖如父母未生時
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
不如一默
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
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
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
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
笑曰曇華一朶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
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
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
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
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
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
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
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
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
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炟
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
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
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炟赫牙爪生獰者麼
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
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
人處也師曰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
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
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秖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
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屑是甚麼人卓柱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鬼鬼居村
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
祖搊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
輥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
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品
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
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
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
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叅
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悟願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
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
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
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闕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解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真淨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其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
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
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秖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
作右軍鵞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秖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其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闕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解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真淨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其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闕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解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真淨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其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剖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闕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解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真淨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其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上堂纔舉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眞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莫有斷眼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

不覺紅顏鬬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鬬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秖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鬬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諡眞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逞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甌墜地見甌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

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熈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石十　二十三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秖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磊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秖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輾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

石十　二十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已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収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潙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

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
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
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
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
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
喝曰禪客相逢秖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
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
洞山和尚秖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
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
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
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
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
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
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
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
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
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
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

柱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
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
雲門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
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
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
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
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棙子幽隱少
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
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眞實
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
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傚古去也擊
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眞實相良久
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
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
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
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
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
曰老僧秖弄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
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

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秖消得自弄
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
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
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
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
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
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
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
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
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
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
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
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
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秖要知箇本命元辰下
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
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
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
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
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
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

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〇七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〇七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八一〇頁中四行第一〇字「陞」，徑作「陞」。

一　八一一頁下一行第一五字「塔」，徑作「搭」。

一　八一一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畫」，徑作「晝」。

一　八一三頁下一四行「柱杖」，徑作「拄杖」。

一　八一六頁下四行「漢陽樹」，徑作「漢陽戍」。

一　八一七頁上四行「撩亂」，徑作「繚亂」。

一　八一八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八　　鉅一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三世

寶峰文禪師法嗣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藜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箸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攜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飜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眞覺所以逐境生心狥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眞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叅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謼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

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峰
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
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
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
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
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
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卽不問
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
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
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會結斷幸遇改旦拈
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趨下一隻鞋曰還知這
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
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
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
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
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
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
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
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
會說道秖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
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
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
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
間墮坑落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
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
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

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搜杷牽犁直是搖頭擺腦
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
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獘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

㝡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卽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頂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卽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巳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巳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眞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腳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南嶽下十三世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華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向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麽若未會須是扣巳而叅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腳趿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麽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麽過大衆利害在甚麽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橐駞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麽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麽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師笑不巳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峯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峯續談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潙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祖瑫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潙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噉何物師曰饑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絶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蜘蠑吞大蟲咄上堂兩下皆頭濕睛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噁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冤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卽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饑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樹嚴嶺後松栽衆無別用秖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劍跡絶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絶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搆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九九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劍跡絶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甚麼得恁麼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

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麽椀恁麽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鞵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棙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丱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有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麽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秖如和尚恁麽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麽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眞幷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眞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麽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舍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

相境師曰三生鑒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丈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麼邊事師曰秖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麼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拄銅鉼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啟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華微笑虎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眞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目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眞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

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
龜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
育王山建塔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
旣昷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
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還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
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
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箚師語要師曰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仵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
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卽便會
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
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
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
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啟玆晨
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
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
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
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
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
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
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
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
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
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
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會異今日元正二寂寥
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
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
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蔡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
事左遷瑞州攝筠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
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
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擡鼻因緣已而有省作
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
擡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
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
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
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
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則暗機
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
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
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

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遂
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
惺惺道我解穿眞珠解玉版遏亂絲卷筒絹
（缺一）
婬坊酒肆尾合與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
文王與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
見一場懊懼師須野狐話曰舍血噀人先汚
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
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
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
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
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
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
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
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
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卽向火
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霊
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
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
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
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
（缺二）
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
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
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
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
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
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
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
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
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
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
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
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
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
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
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
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鄰上同諸佛之眞化下
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
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
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缺三）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
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箸飯
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
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
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
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
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
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
（缺一）
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
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
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
魚鼈去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
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
（缺三）

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扉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遊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嚮數夔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諲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滋根茵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一九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末換卷）。

一　八一九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三世　寶峰文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八二二頁上末行「甚處安」，至此，徑卷第十七終，卷第十八始。

一　八二二頁中一行「南嶽下十三世」，徑作「南嶽下十三世下」。

一　八二八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末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鉅二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鉅二）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呑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閫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眞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亞面門又如圓（鉅二）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擧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鉅二）挼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三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

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飜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秪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狥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寃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淛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秪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杏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閣黎閣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閣黎閣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閣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秖如透脫一句閣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拳深談實相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

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秖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秖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堅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神下但知隨例餐餡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遶天俊鵰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猶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衆無知者偶遶與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直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霑濡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
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
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竿峭履乘興而行掣
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熱
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
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
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擊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
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
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
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
教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連牓之天寧示徵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圍圞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
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
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
嶷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
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
耶若自懺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
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
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
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
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
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
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
桑梓菟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
僚命師開法恐其遯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
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
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
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
僧來必叱曰橡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
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
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
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
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
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
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
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
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
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
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溈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曼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秖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眞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秖如此弼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師曰兩渰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已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秖是叢林秖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禦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戚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塡問時節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鸞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頓便下座

衮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擧頭看師擧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秖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踈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踈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絶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旣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擧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遥饑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鈸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鄽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鬬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俩也敎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主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渥乃曰秀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筴金字齊

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遽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遂有頌曰皷寂鐘沉拈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秖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曩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

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
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
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
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
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麽(第二十)從前汗馬無人識
秖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
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
于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衆視
之已蘧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鑽天鷂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鑪
韛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
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絶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
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擧潙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秖對潙
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麽生
(第二十一)潙曰作家師僧(第二十二)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
擧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秖恁麽却
承當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發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
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擧潙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秖對潙
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麽生
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
擧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秖恁麽却
承當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發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絶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
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擧潙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秖對潙
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麽生
潙曰作家師僧(第二十三)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
擧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秖恁麽却
承當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發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擡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
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轂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麽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麽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鱉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麽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剥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麽

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麽生是眞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麽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咍咍且道笑箇甚麽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麽道意在甚麽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麽不免與麽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麽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
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
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
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
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龍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麽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歙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
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
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
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
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
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麽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
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麽生是向上
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
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
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
中甚處安置還見麽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
秖這語聲是咄

大潙琇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
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
册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
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
眞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潙潙問上
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
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
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麽師提坐
具繞禪牀一市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
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劒麽僧豎起拳潙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劒麽師亦豎起拳潙曰也秖是菜刀子師
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潙曰三十
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
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
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
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麽咄上堂舉雪峯一
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
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後來眞如喆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堅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
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眞趕頭如何是你
空劫已前父母眞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
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
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
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
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

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覺子周帀有餘又道識得覺子甚麼閑家具一山僧總不恁麼識得覺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三〇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三〇頁上三行「南嶽下十四世」，徑無。

一　八三二頁中一〇行「遵勗」，徑作「遵勉」。

一　八四〇頁上一四行第三字「清」，徑作「青」。

一　八四一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鉅三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麽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麽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淛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仃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城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襩不得如何是這圈襩師曰井欄脣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麽疑仰曰秖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麽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麽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麽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

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皷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盡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福州皷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此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檗門外千峯凜寒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皷山別峯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

趙州遶禪牀一帀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舡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覷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腳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堅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

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原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顱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怙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劒相爲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第三十六）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芾離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請謾拈起舊來壇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秖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鑌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美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葦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第三十七）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覿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稟寔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泊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

山不會說禪纔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
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八）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九）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漚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二）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颭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建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二）列列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懃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三）入慎家之門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三）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十）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冲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曉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韋牛入你鼻孔禍不（二）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三）師曰某項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十）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

之曰請使扇公郎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遍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屬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貶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不可更喫茶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麽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麽去鐵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昭慧禪師法嗣

楊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

雲巖遊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髡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麽出來

般春（瞬燈作烏回範語）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

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鼈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三十三)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目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簫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十四)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遠聲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鬢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瓏瓏太白石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目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峯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三十四)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葉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殺良久云君子可入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卿宗乘因海(三十五)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

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
生死海廣劫礪同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
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鑾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
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秖供養兩湏人不
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
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
錐檢點將來鼈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
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鄰林居
士向公子諢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
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引
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
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秖為他徧
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
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
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
露和賊捉獲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
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衆森羅齊拊
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 十六
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
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
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
梵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
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
之意矧令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
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
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
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遥自遣有偈題於
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
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
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慜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曰示衆舉風幡
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
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
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
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資禪師法嗣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 十七
識得凳子周市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
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
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
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
中無限華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潙喫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
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
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
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衆退喫茶去上
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云歇即菩提
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
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
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

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睒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遯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咎黎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擲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攄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此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秖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鉈硬似鐵癡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

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麽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飜憶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麽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虵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麽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麽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兎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麽生吞金剛圈你作麽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麽曰坐具師曰眞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麽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麽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麽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麽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麽河裏失錢河裏摝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

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麽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兎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腳不辨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箸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麽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麽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麽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麽生以手拍禪牀曰掀飜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麽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秪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麽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麽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麽若恁麽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秪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

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
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
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
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
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
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
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
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
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
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
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
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絶至
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箇甚麽分付將箇甚麽流傳何謂如此
泥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
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
羅萬象秖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
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
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
眼藏看乃舉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
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
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
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麽却無句
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釋迦老
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
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
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
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茁
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
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麽
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
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
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
作麽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
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
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
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
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脊脊骨猶是隨羣逐
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
美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
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
見本爺孃作麽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
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
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
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
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麽法門南嶽說洞上
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
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
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
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
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
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
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
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
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四二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四二頁上三行「南嶽下十四世」，徑無。

一　八四二頁中一〇行「城都」，徑作「成都」。

一　八四三頁上一二行末字「浪」，徑作「宕」。

一　八四六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盧」，徑作「爐」。

一　八四六頁中三行「明昭」，徑作「明招」。

一　八四九頁上八行「流水紅」，至此，徑卷第十八終，卷第十九始。

一　八四九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演」，八五二頁上一七行首字「泥」，徑作「沉」。

一　八五三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鉅四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齠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麽時更有甚麽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嗄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竝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麽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麽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麽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鳴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

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鏡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憼憼懼懼憧憧惶惶藏頭縮手乃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這裏會麽蘇嚕蘇嚕嘿哩嘿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毬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示衆云眞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竪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麽北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麽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則可知矣作麽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麽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笻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麽處曰爲甚麽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乃人貪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拔轉鼻孔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秖如斷臂安心又作麽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閻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秖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秖爲你教別人問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弗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學人秖問一字爲甚麽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雲舌頭甚麽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麽恁麽鰕跳不出斗不恁麽不恁麽弄巧成拙輓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麽聞香上堂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秖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麽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秖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弗師曰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學人秖問一字爲甚麽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麽恁麽鰕跳不出斗不恁麽不恁麽弄巧成拙輓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麽聞香上堂起軒轅鑪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師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麽恁麽鰕跳不出斗不恁麽不恁麽弄巧成拙輓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麽聞香上堂起軒轅鑪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

時爲甚麽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麽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秖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麽去路絶人稀一向恁麽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淈湉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麽好箇淈湉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雷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麽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麽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蹂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蹂子一句作麽生道乃曰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

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
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
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
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
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
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
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
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
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黎
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
道盤山老鼈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華開早爭
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鼈自云諾
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
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
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
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秖成小脫空自謾去
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
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
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
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
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
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
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
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
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
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
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
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
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
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
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
佛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
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
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秖
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
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
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
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
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
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
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
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
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
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
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
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
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
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
佛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
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
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秖

還會麽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看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未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閭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作麽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審行不得底作麽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不得底作麽生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見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麽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到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壁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拳拳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敢手把蔟梨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前曰這箇豈會皎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厙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見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麽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到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壁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拳拳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敢手把蔟梨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前曰這箇豈會皎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厙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

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
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
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
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眞正路師
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
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
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
頭摸著箇區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
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
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繞到
臂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
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
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
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

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
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
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
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
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鼓

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
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
何早鵲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
重後園驢喫草名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
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
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
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
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
曰秖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闇黎此間
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麽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榔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名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麽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麽道且道口好作甚麽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踈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麽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踈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麽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麽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麽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榔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墻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

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修證豈在思惟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
掩耳 第四 二十
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秖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劉上堂拾
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
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即徙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鑒信大潙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
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
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
第四 二十一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
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
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
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
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
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
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
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
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
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虧師忽有省遽出
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
第四 二十二
是法界量裏在益法界量未滅若到事
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

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名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閻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橛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閻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秖如如樹倒藤枯溪山爲甚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麽伎俩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趁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閻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麽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卜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睹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趁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趁然獨脫一句作麽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趁然獨脫一句作麽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

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秖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活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秖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五四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五四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八六四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少歲第五
帥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徃來五
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
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
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
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
一日聞祖與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
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
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
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
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
伸處圓悟徹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
東寺秖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
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
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憾懼而退
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審知卽往扣
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
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
麽師曰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秖索一
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
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
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
語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卮在陳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
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
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
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
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
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
穩坐又作麽生師曰你家在甚麽處曰大千
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
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
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
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
鳴誰道關關秖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
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

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東上
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
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
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
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
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
杖曰先照後用竪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
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
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
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
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
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秖在門前立門
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
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兩過一回濕上
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
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
俯仰拈匙把箸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
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麽世尊有密語冬
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
臘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

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華十五日已後事如
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
之像雖則眞空絶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靈
柱開華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上堂擧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
取於相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
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
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
江河兢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
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徃今來經幾徧金烏飛
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
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
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麽師室中以木骰子
六隻面面皆書幺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麽僧
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
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
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

停筆而化閣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衢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卬李氏子嚴正
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
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
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

五

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杭州太平演禪師法
席因丐於信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
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
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
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
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
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
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
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
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
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
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
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益知解之師與
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

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麽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乘菴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常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齏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麽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飜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竪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谿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麽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茆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麽師曰正是刈茆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坐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俩能奇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溪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俩無伎俩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爲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擊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俩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秖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

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僚侶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蹤蹤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爲禪道珠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曾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筍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鈎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秖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覩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曾喫師曰喫粥了洗鉢盂去僧有眼爭合便恁麼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

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
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
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
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
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
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
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
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啐他不啐留別處著閑房
叢林難講究邡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
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疎慵却與
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
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
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
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
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麽
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灪祖曰你秖知
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
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澧
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
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輒繩
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輒一輥看
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
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兩白兩下取龍
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麽看師出拜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
曰屈屈豈有公案秖教人省一句底道理有
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這裏祖大笑
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
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
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
四至不可過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
玄奥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
始知吾不汝欺又詰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
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
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
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前
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
疑處試語我師擬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

師機辯峻提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名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問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拽破紿與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無禮首座問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堅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兒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閫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法閱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閱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說之師曰某秖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鼈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瓔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衆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
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
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笠覘曰你顚
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望之知其
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
位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
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
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
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
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
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
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德山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遊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柶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 勤卽圓悟 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第五 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墮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雜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會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酧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

冬至東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劒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偏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納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復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衰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歎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邊聞麼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衰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歎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邊聞麼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遊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衰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歎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菴三字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邊聞麼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

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
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
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
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
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
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
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秖
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
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産俊猊
鸞鶱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
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
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上堂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
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
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
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
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
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過上堂拈拄杖卓一下
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
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搕搥拖

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
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
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
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
村歌社舞上堂久兩不魯晴豁開天地清祖
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
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
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
玉石難分秖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
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
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
箇尊慈平昔强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顱頂
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
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
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
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
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
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
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
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
若有眺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三拜上堂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
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
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
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
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
曰恁麼舉曰秖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

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饙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秖恁麼死也秖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六五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一　八六五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經]無。

一　八七一頁中一三行「藏主」，[經]作「知藏」。

一　八七五頁下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南嶽下十五世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昭覺勤禪師法嗣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釐六）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廢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綱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岈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欽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銜花獻白猿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叱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履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仞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因長智因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拈向面前漫抽不會打鼓普請看來非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蛆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

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
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
不說禪師忽徹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
祥皆以頴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
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
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
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
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
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
請庵于西華閱數檢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
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
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
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麽東弗
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
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麽生是
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輧轢鑽到
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户俱開毫端撥轉機
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
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
恁麽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麽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
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埽生招箭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鄧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禪師

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
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
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
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
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麽東弗
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
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
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麽生是
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輧轢鑽到
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户俱開毫端撥轉機
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
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
恁麽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
底麽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
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埽生招箭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鄧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禪師

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
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
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
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
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
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
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郁
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鄧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

漢州李氏子僧問
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疑事逐理融等
干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
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
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
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眞
眞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眞妄兩無所有廓
然露出眼睛眼睛旣露見箇甚麽曉日燦開

嚴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劒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踍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虵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閧弄閧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駞上堂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一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淛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又

作麽生師曰須彌頂上浪飜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麽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麽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麽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秖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麽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峯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麽棊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闔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飜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主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眞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皐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裛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鄰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麽卓拄杖曰記取

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闇虵頭攧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鐮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飪飥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麽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麽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秖如五祖以手作鵓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麽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秖在這裏因甚麽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飜露布突出機先鴟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麽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飜身藕

窾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十三）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麽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儞請益十玄談方畢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虛妄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妹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蔣山鑑問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於降寂寺圓具東遊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之雖有信入終以鯁喉之物未去爲疑會悟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麽鑑曰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麽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麽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臨安府中天竺仞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華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麽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麽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華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麽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蝨螣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麽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麽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麽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逃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

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
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婁至佛未審衆見甚
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搶疏鈔行脚意在甚麽處師曰拶破你
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肯相去幾何師曰
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
首座繼踵住持處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
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
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
失宗全迷向背矰不知首座如驚鶩立雪品
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禁金網一人高
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
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麽竪起拂
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
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
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
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

羽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
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
審如何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
凡聖跡絶隨手放開天罔地轉直得日月交
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
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州黃氏子徧
叅叢席宣和庚子罔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
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陁巖食松自處久
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
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
幾因舉袍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
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
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
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

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
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
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
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麻
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
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
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
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
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才
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麽道也好與三十
棒遂高聲召大衆曰覩上堂日日東出日
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
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
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麽道定
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
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
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
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

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秖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趯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甚麼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睨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禺伋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識身

詷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貌如也及
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
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
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秖如龍圖平日
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
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
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
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
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
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

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
天寧寺之擇木堂力殄圓悟悟亦喜其見地
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
跟猶未點地在悟顧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
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

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
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
圓悟居瓯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
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
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
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
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
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
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
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
慧起搦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
不悟公擬對慧拶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
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一
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
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
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
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華作甚麼悟便喝公亦
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
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閭連江築庵自娛忽一
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
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
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
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
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
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
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
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
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
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
之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
吾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
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
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
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婺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
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
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慧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謗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擊破窓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黎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脊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晾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遝僊酎變為甘露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大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不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遝僊酎變為甘露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容兩度受君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慕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吏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撓鈸停音鉢盂瓊漿步虛詞飜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

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鄰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秖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閒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麥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麽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幡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喏上堂逃不自逃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七七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七七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八八三頁下一〇行「德山」，徑作「羅山」。

一　八八八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宋　沙門　大川濟　纂

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勤禪師法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舅解何須更舉轍中泥心曰斬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聲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聲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鬧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恭
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
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
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
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
徃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
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
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
雲不疑只今見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
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
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
攞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
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
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
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
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
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
及天寧上堂輥轢鑽住山爺佛祖出頭未輕
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
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
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
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
丈夫作畧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
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
曰先師秖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
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
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
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
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
賓中賓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
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
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
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彰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
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
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
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眄衣裓師逐出院每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
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
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
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棙抖擻多年布襖
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
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
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
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
子奉靈骨塔於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
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
助歌謠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
水月一月攝竪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
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
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
月明時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
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
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
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寰
馳無見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
二三相見不揚眉鑿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
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
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牧捉
電光工夫枉用潭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
拄杖下座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
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
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
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
侍立次問云絶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
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
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
能仁時眞歌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温人由是翕
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
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
閙不打皷山皷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
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
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
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
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秖在
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
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
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
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
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
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
秖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
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
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
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
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
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而
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

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
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
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
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
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
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
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
師曰一度著虵蔽怕見斷井索問燕子深談
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
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
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
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
皷弄猢猻皷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
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
就座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骨
塔於皷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
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
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
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
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
甚麼却被虵蔽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
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
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
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
致使山巍巍而秖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
非豔而結實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
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
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
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
作十揖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已
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
芍藥華開菩薩面棱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
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皷西禪無法可說
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
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
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
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
四句百非路絶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
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
田地猶遺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
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
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
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
你重說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
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龍頭虵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
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
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閻黎有許多工

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
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
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
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
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
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
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
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
龍淵呼曰某畜當雨一尺雨踵至居南嶽每
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
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
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
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
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
口不動自已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
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
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
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
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秖要教君自家歇

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
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
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
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
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
塔於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
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
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
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觜生華試問九年面
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
撒沙叅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
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
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黠
頭諸人總在這裏瞳矢殺陜府鐵牛上堂
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
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
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
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
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
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
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
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
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
刻意亦刻絕毫絕麓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
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麓忽若撥通一線
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
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
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徹相將攜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
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皷長老
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
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
僧話不得便休却皷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
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
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
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

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秖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見境風浩浩洞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茆茨屋舂漏雨打闇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袁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窻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邱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叅淛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毘盧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居雲又且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眞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

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蒭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絶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眞牧二字授之紹興已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麽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又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麽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麽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秖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眞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麽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麽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女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薀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心非唯水上見溫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

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裏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闡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毘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胷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

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皷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皷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

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嗯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嗯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巳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録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竪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秖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潙山呵呵大笑聻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潙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呵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

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頭石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酧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秖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秖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鎮鄉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

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秖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已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已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已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已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肯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吾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毛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娃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彭州上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賛禪師坐次賛以宗鑑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

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劖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箇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見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箇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閩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衆王行師子住赤脚昆侖眉卓竪寒山拾得箕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八八九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八八九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五世　太平勤禪師法嗣」，徑無。

一　八九一頁中六行「下座」，至此，徑卷第十九終，卷第二十始。

一　八九二頁中三行末字「骨」，徑作「靈骨」。

一　八九三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徹」，徑作「轍」。

一　八九四頁下一四行「兩忘」，徑作「兩亡」。

一　八九四頁下一七行「居雲」，徑作「雲居」。

一　八九七頁下八行「呵師」，徑作「阿師」。

一　八九八頁上七行「回頭石」，徑作「回石頭」。

一　九〇〇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鉅八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覃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其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秖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其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皷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鑰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　鉅八　二
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鸕鷀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

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衆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衆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絶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著簑不亂攪匪老鼠不咬甑算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没兩湖蓮籤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栴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剎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語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啫啫師曰視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幼婦外孫虀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絶妙好辭曰如何是法師曰黄絹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絶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黄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衆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絶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

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爲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嗚呼普說訂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内不放出外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

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剗意意剗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閒人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已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嚬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秪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

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秖如馬鈴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覽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龍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絶最奇絶眼中屑既是奇絶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呵

上堂祖佛頂額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絶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秖如迦葉道倒卻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放尿駄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即弱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速禮

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旁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秖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秖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秖為分明極齟令所得遷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庵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盡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失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秖為分明極

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

卷八 十三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秖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絶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麽復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麽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麽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麽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揮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

卷八 十四

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曾把虚空揣出骨惡聲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潙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盧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卷八 十五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絶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麽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虚空剉窟窿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麽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
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
恁麼批判大似囷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
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
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
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
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
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
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
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
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
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
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
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
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
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
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
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
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
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
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
爲他秖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聾
（第八）
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
（十六）
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
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
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
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眸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留漢無端將
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
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
（第八）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
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
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
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
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
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拏條無條拏倒也要應
（十七）
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
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五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
黎西家搜耙者興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秖會
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徃訊之入室次
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
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
打一拳慧曰秖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
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
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
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
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
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
師聞遽領徹肯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
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
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
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
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

前奇特依前秖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
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
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
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
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
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鞋卓
拄杖下座上堂爲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
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具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
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
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
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
未有喫靈巖挂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
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萬少
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
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
搭上脣竪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
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

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
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
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
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
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
撲是否師便作相樸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著鰌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
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
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
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
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
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收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
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
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
身只打頭陳大喜

勑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
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
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
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潙了庵景彙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
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
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
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
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
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桄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
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
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
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
乃曰從來打鼓
玉鳴鑾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
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園繞師子叢林師子
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

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虵等閑撞着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鏁匙相似秖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鏁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秖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雷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

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扃已前墮坑落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嚇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嚧嚇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持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秖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竪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莊莊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九〇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九〇五頁下一行「塔心失」，徑作「塔心尖」。

一　九〇八頁中八行「相樸」，徑作「相撲」。

一　九〇八頁下一一行「椚破」，徑作「拶破」。

一　九一〇頁下六行第六字「持」，徑作「時」。

一　九一一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鉅九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吕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届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録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録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禄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閻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因會大慧舉勇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飜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秖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叅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秖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

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秖教人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秖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虎邱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深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喝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覰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舁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淋淋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喝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覰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舁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淋淋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喝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覰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

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臟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跨跳也出他圈襩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慕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秖這是埋沒自已秖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邱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竪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
說話大似頂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
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嚮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
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皷吹轟
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
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
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
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
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
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
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
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
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
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巳丑七月二十五日將
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
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
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頗見無
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絶且道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
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
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
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
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
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
旨逮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閱
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聾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正是龍象蹴踏你為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諳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

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疏乞師住持遂師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隨在養淵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正法瀕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容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袖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其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叅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掣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遮相鋼鑼直饒說得雲
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
堪作甚麼上堂中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
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厮煎餓厮
炒大海秖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
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撑門拄戶更說聲和響
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
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
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遂不同轍曰
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
後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
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
作麼生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
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
落水魚驚皆死正按旁提風颭颭地獨步大
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
關若一人扳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
知麼鶖鷺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
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
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
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冕冕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動鎮相
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
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遥果是當時曾示現宜
乎惡水慕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
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
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
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秖如
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
僻病不怕冷油鹽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
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
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
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
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
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
攞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
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
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茗
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茗帚柄髣髴赤斑虵衆

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苔
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
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
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願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除迷倒障扶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
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
轉入那邊攛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
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
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
走流落他鄉擅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
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
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
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
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
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
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
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
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
不濟事復曰惡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
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
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
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

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十七歲今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諸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懆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竪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徽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麽贊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飜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麽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飜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

叢林妖孽震懾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秖得一概知府葛郟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

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契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風樓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徹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飜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昭覺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又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又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
所至挂鉢隨衆衆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秖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
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
你秖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
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
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
說道秖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九一二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一　九一二頁上三行至四行「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經]無。

一　九一三頁下七行「大難」，[經]作「太難」。

一　九一八頁中七行「起動」，[經]作「起坐」。

一　九一九頁下九行「踐履」，[經]作「履踐」。

一　九二二頁中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宋　沙門大川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沔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出羅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衆三年方得旨趣往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趂後也打鬨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胷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已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

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秖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皁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第十六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開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道場辯禪師法嗣

鄧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撞頭鵡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潙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竪說秖要挫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容

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秖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不浸鋼石卯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綿裏秤錘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盧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毬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蘆州了便到巴州

大蟲曰秖如慈明道鈎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卯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錘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盧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曰秖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毬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蘆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潙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菩薩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
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
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
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
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秖得三年三年後果遷
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噠咧吽發吒臨示
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
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
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
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
指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
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
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
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
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
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
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
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
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
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霊
秋風秖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
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
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
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
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
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内拓須彌僧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誰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攧魚蝦遶天射飛鷹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臨安府淨慈肯堂彦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衆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屬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寮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暮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黄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黄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脱門用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脱門因甚把手拽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屯庵先師道坐佛牀所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簡蘊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飜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秖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爍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飜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哉栢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

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于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柢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箇復卓一下曰
悟時秖悟這箇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搵
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
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
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
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
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
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
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
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
木上糝華寒巖中發燄箇箇僧孤身迴迴慣入
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
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
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
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
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市市之波
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
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
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
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
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
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
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
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
漆嵓崛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
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
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
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
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歷遊湖湘江
漸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
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
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
心行滅處解飜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柄檀林
甘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
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庵頗自負公贈之偈
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
古今圈襠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
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

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劍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麤鞾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
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
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
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
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
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微疾留偈跌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
色舍利無數塔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
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潙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子與山僧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九二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九二三頁上三行「南嶽下十六世」，

一 九二五頁中一〇行末字「令」，徑作「冷」。

一 九三二頁中卷末經名，徑作「五燈會元卷第二十」，並有夾註「終」。